

文學筆  
記說部

# 千百年眼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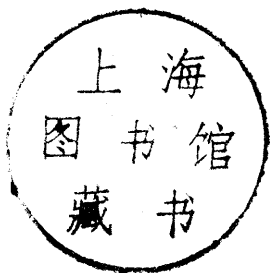
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昧目阿堵則泥首典籍作蠹魚耳昧於利者無足論即迷于書籍者多從耳根入凡經前人舌餘卽以爲定案而古人言語古人心神有人謂然而實不然有口易而心實難有跡違而心是者非有千百年胸次誰能上下而剖其隱微晰其源委張君和仲拮据此書可謂鈎蹟索隱起古人相與論辯亦必心服雖然遂謂爲千百年眼才也夫目之所貴者清虛靈爽睛雖貴也着雲則翳古有天眼道眼慧眼法眼超于形體外不以一切言語字求和仲乃窮無窮極無極有不以歷數盡者超天地而獨存撥雲翳而長清功誠偉歟和仲幼好奇讀書甲削錚錚有聲吾知其固未可量也於是乎書以覘之

萬歷甲寅吉水雕農鄒元標書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0 4567B



# 自序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政在阿堵中每讀此語未嘗不冷然會心人生墮地來手捉趾行口飲鼻嗅各以其漸獨是眼也雙之瞳微規之不能一彈丸而神光所矚隨地甚遠只此便是千古精靈不容泯滅所在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與氏之言豈不信哉余嘗因是而極論之古來豪傑有豪傑之眼文人有文人之眼俗儒有俗儒之眼見自己出而縱筆所如隨手萬變無所規摹亦無不破的使後世觀者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雖能巷議其非決不能掃除其說此之謂豪傑之眼文人者流矜激於辭藝標鮮於才鋒往往聰明蓋世而其爲論也迂疎無當雖雕繪滿眼而精神意緒會不足以供醒脾之用此之謂文人之眼若夫俗儒則異是矣目中非真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影響剿襲滿紙炫然舉聖賢富有日新之資僅爲拘儒粟紅貫朽之用致令覽者未盡先厭如此直謂之無眼可也余才不逮人獨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帖括之暇得屬意經史百家旁及二氏與夫稗官小說家乘野語不揣荒陋謬以是意提衡其間瞥見可喜可愕可驚可怪之語俗儒所不敢道與文人之所不能道目注神傾輒手錄之積久成帙名曰千百年眼上下幾千年豪傑之恢張擘畫議論文章一開卷而瞭然向之所謂不容泯滅之精靈銷沉蠹耗於魚腹者若招揭一新則庶幾竊附於長康之遺意乎亦一快也雖然亦聊以志余癖耳微風度簾香雪噴戶因倦眼之偶開手一編而丹鉛撫削之余時何知其爲羲皇爲三代又遑計其當與否也若使明眼人視之恐成寤語况眯目而道玄黃舉一而廢百者耶目睫之喻余不佞其無敢辭矣

萬歷甲寅孟秋旣望張燧書於稽古堂

# 千百年眼目次

上古文籍	一
古史之謬	一
四岳爲一人	一
堯不誅四凶	一
許由讓天下非難	二
巢許非曠士	二
帝堯善愛其子	二
警象殺舜之由	二
納於大麓非山麓	三
象刑辨	三
舜葬蒼梧考	三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四
帝贊良弼	四
伊尹放君之誤	四
微子不奔周	五
夷齊辨	五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六
太王未嘗剪商	六
武王追王明文	七
金縢非古書	七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七
湯武不可並言	八
殷有三人	八
世官之弊	九
封建難復	九
井田不可行	一〇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一二
周過其歷之謬	一二
孔子著述	一二
南雅頌無優劣	一二
二雅當以體別	一三
詩序不可廢	一三

歌詩與作詩不同	一四
春秋逸詩書	一四
詩小雅雨無解	一四
不日成之	一五
管仲知鮑叔尤深	一五
廢井田自管仲	一五
風馬牛不相及	一五
尾大不掉	一五
左氏貶荀息	一五
晉文公知大計	一六
秦繆公學於宁人	一六
秦霸不由孟明	一六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一六
趙盾弑君報	一七
董狐疑詞	一七
膠舟之報	一七

楚之問鼎……………一八  
 楚之不競……………一八  
 季子之賢有定論……………一八  
 論語出閔子門人手……………一九  
 老彭卽老聃……………一九  
 左氏非邱明……………一九  
 子羽貌武……………一九  
 南子是南蒯……………一九  
 匏瓜……………二〇  
 執禮之執當作執……………二〇  
 立言之難……………二〇  
 孔子無所不佩……………二〇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二一  
 季文子三思……………二一  
 孔子請討陳恆……………二一  
 陽虎之奸……………二二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二二  
 四科不列曾子……………二二

子貢不如儀封人……………二二  
 曾點二事俱不類……………二三  
 子夏易說……………二三  
 儒者說春秋之失……………二三  
 孔子不言樂……………二三  
 三禮之乖異……………二四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二四  
 春秋葬不擇時……………二五  
 莊周未能忘情……………二五  
 孟子非受業子思……………二五  
 孟子性善無定論……………二五  
 孟子權衡失準……………二六  
 曾孟稱孔子……………二六  
 夫子賢於堯舜……………二六  
 螻可療目……………二六  
 孟子不行三年喪……………二六  
 孟子闢楊墨……………二七  
 孟子善言詩……………二七

詩亡辨……………二七  
 孟子不盡信武成……………二八  
 告子性學……………二八  
 孟子句讀……………二八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二八  
 孫叔敖碑考……………二八  
 孫武入郢之舉疑僞……………二九  
 子胥種蠶皆人傑……………二九  
 吳亡不係西施……………二九  
 西施不隨范蠡……………二九  
 大赦始於春秋……………三〇  
 蘇代爲燕昭問齊……………三〇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三一  
 樂毅去就無歉……………三一  
 田單用疑……………三二  
 商鞅善托其君……………三二  
 商鞅徒言令便者……………三二  
 虞卿復相趙……………三二

仲連使秦不終帝	三二一
楊龜山誤貶蘭相如	三二一
救闕與非奢不可	三三三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三三三
范雎蔡澤倜儻	三三三
應侯用蔡澤	三三三
秦先時自有張祿	三三三
呂不韋之愚	三四四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三四四
燕吳之所以亡	三四四
客非負齊	三四四
秦用客之功	三五五
戰國九流中辯士	三五五
古文多譬況	三五五
讀書句讀	三五五
古書之僞	三五六
秦之所以帝	三六七
秦法棄灰有故	三三七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三七七
秦火後遺書	三八八
坑儒考	三八八
秦世文章	三九九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三九九
九鼎不爲秦用	三九九
長城不自始皇	三九九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三九九
秦亡不由兵弛	四〇〇
章邯未可輕	四〇〇
天亡秦	四〇〇
陳涉秦民之湯武	四〇〇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四〇一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四〇一
相不足憑	四〇一
高帝入關有天幸	四〇一
高祖爲義帝發喪	四〇二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四〇二

高祖酬賞遺轅生	四二二
侯公碑考	四二三
蕭何器識	四二三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四二三
漂母風旨與圯上老人同	四二三
韓信威名	四二三
韓信有後	四四四
漢告反之侈封	四四四
張良未嘗爲韓	四四四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四四四
高祖賜姓之陋	四四五
虞美人戚姬	四四五
漢初封計戶口	四四五
高祖竟王劉濞	四四五
呂后邪謀在暮年	四四六
平勃未可議	四四六
四皓賜碑	四四六
左右袒所以令衆	四四六

漢文賜吳王几杖	四六
淮南厲王未嘗反	四六
文帝春儉之異	四七
文帝用賈生	四七
過奏論出丹書	四七
賈生厚德	四八
宣室不宜名齋殿	四八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四八
李廣無長者風	四八
文帝不能用李廣	四八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四八
短喪不自文帝	四九
七國緩削則不反	四九
袁盎幸免	五〇
亞夫之死以忌	五〇
竇太后專制	五〇
武帝紀元	五〇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五〇

太常卿用侯	五一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五一
申公不知止	五一
司馬安拙宦	五一
卜式不習文章	五一
田千秋之賢	五二
漢武憐才	五二
司馬相如美人賦	五二
視草之義	五二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五二
太史公權衡	五三
史遷文章賓主	五四
太史公知己	五四
史記多為後人淆亂	五四
史遷不解作賦	五四
武帝遺命	五四
武帝神智	五五
蘇武娶胡婦有見	五五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五五
交道之弊	五五
西漢文章之陋	五五
漢用吏胥之效	五六
趙充國屯田是計	五六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五六
二疏之去以許伯	五七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五七
歆向廢圖譜之學	五七
圖譜之益	五八
漢儒解經之陋	五八
古易	五九
尙書古文今文辨	五九
毛鄭說詩之妄	六〇
衛宏序詩之謬	六〇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六〇
揚雄始末辨	六〇
方望賢於范增	六一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六一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六一
客星爲災	六一
伏波未是烈士	六二
漢書真本	六二
班掾史妙	六二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六二
漢書缺典	六二
程伊川論班馬	六二
明帝前已有佛典	六三
漢選法之善	六三
漢鄉亭之重	六三
陳蕃懸榻	六四
李膺已甚	六四
景毅恥不與黨錮	六四
清談始於漢末	六五
蔡中郎祕論衡	六五
蔡邕有後	六五

漢末史傳屈筆	六五
孔文舉關係	六五
劉表工書	六六
曹操不復姓	六六
曹操疑塚	六六
曹操諷漢復九州	六六
孫權之劣	六六
昭烈先聲	六六
借荊州所以保吳	六七
荆蜀形勢	六七
取劉璋不係孔明	六七
昭烈遺命之非	六七
梁父吟譏晏子	六七
孔明比管樂有取	六八
子房孔明學術	六八
孔明專業文章	六八
出師表缺句	六八
司馬懿非孔明敵	六八

楊顛不知之朋	六九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六九
八陣圖	六九
漢祚之長	六九
高貴鄉公文學	七〇
李密陳情表訛字	七〇
阮籍巧附司馬昭	七〇
晉室久亂	七〇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七〇
晉史矛盾	七〇
惠帝廢儲	七一
徒戎論無救于晉	七一
晉室所以敗	七一
王衍羞見其女	七二
陶侃被誣	七二
庾亮失計	七二
王導遺誅	七三
王逸少經濟	七三



關亭未可議	七三
張翰導鱸	七四
劉琨負其母	七四
阿堵	七四
英雄自相服	七四
孟嘉論樂非是	七四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七五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七五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七五
不識一丁	七五
王猛死不忘晉	七五
苻堅拙於用多	七六
苻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七六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七六
金土不可同價	七七
梁武殺業	七七
沈約韻書之謬	七七
劉知幾無史才	七七

隋氏富庶	七八
隋文帝濫殺	七八
隋煬帝毀讖	七八
唐高祖殺降	七九
唐世女禍	七九
唐封建之善	七九
太宗縱囚有所做	七九
尉遲公隱德	七九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七九
李勣一言之禍	八〇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八〇
閻立本知狄仁傑	八〇
徐有功難於臯陶	八〇
駱賓王四子受誣	八〇
駱賓王器識	八一
徐敬業之敗	八一
滕王閣記出處	八一
玄宗慘刻	八一

明皇廢資格	八一
孝經春秋甚靈	八一
賀季真乞休在老年	八一
盧懷慎先見	八一
周易舉正	八二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八三
陸乘大衍數解	八四
李太白深心	八四
阿房賦蹈襲	八四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八五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八五
唐以失形勢致亂	八六
房瑄用違其才	八六
房瑄長策	八六
杜子美隱德	八六
杜子美詩意	八六
子美不詠海棠有故	八七
儒者說詩之謬	八七

詩詞詛字……………八七

李杜始末考……………八八

唐宋逸詩賦……………八八

李泌相業……………八九

陸贄忌才……………八九

德宗不能餌懷光……………八九

盧杞愧其子……………九〇

唐宦官之禍……………九〇

退之淮西碑失實……………九〇

藩鎮之弊……………九一

自樂天行藏……………九一

昌黎史禍……………九二

韓昌黎晚信佛老……………九二

李虛中子平……………九二

王叔文之冤……………九二

八司馬伸氣……………九二

牛李有同惡……………九三

柳子厚非國語報……………九三

道家三尸神之謬……………九三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九三

李德裕知所本……………九四

唐不立后之禍……………九四

郭汾陽後裔之賢……………九四

柳公權詩意……………九四

鄭堅辭相……………九五

唐科目不足憑……………九五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九五

王朴異才……………九六

韓熙載晦於聲色……………九六

吳越改元之證……………九六

徐鉉徵貓事非實……………九六

板本之始……………九七

希夷易說……………九七

宋儒教之盛防於趙普……………九七

獨影斧聲……………九七

趙普遺禍……………九七

盧多遜愧其父……………九八

种放之隱由母……………九八

郭忠恕清節……………九八

晉唐不通字學……………九八

楚王元佐自廢……………九九

天書之興倣遼俗……………九九

古章奏皆手書……………一〇〇

梁灝謝啓之譌……………一〇〇

寇準天書由王旦……………一〇〇

王欽若遺善……………一〇一

丁謂長者言……………一〇一

寇萊公奢儉不同……………一〇一

夏竦不值一文……………一〇一

夏竦剖棺之報……………一〇一

龐籍隱德……………一〇一

韓范事業……………一〇二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一〇二

范仲淹先見……………一〇二

韓范不識奇士	一〇二
新舊唐書優劣	一〇三
朱溫不宜入正統	一〇三
五代史韓通無傳	一〇三
五代史不公	一〇三
宋時史氏顯達	一〇四
曾子固詩才	一〇四
雷簡夫知蘇明允	一〇四
溫公體貼人情	一〇四
溫公行己之度	一〇五
綱目正秦統	一〇五
通鑑省文之謬	一〇五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一〇五
赤壁考	一〇六
二疏贊誤	一〇六
坡公遠識	一〇六
坡公學長生	一〇六
老泉是子瞻號	一〇七

蘇文之偽	一〇七
蘇文賴以不廢	一〇七
宋儒談天	一〇七
溫泉寒火	一〇八
八字可定介甫	一〇八
介甫寡助	一〇八
均輸之害	一〇八
青苗之害	一〇九
元祐諸賢無定見	一〇九
畢仲游格言	一一〇
介甫裁抑宗室	一一〇
介甫廢禮經	一一〇
經義取士之弊	一一〇
宋樂屢變無成	一一一
王介甫冥貶	一一一
章惇有功於長沙	一一一
章惇雷州之報	一一一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一一二

張商英無佛論	一一二
教主之號不祥	一一二
宋禮儒臣	一一二
童貫爲真太師	一一三
蔡京奸狀	一一三
葉石林長厚	一一三
楊龜山論朋黨	一一三
种師道策虜有見	一一三
龜山不輕解易	一一三
譙定易學	一一四
中興十策	一一四
朱勝非善處苗劉	一一五
宋高宗不欲恢復	一一五
宋南渡兵餉所出	一一六
岳飛文章	一一六
秦檜爲金人作問	一一六
秦檜以悍婦絕後	一一七
秦檜身後之報	一一七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一一七
張浚忌殺曲端	一一七
張浚遺誅	一一八
采石之戰有先備	一一九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一一九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一一九
趙九齡遺功	一二〇
程朱論周官法度	一二〇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一二〇
宋人損益經文	一二〇
綱目之誤	一二〇
帝在房州之謬	一一一
朱陸異同	一一一
吾儒異端	一一一
次雜道學	一一二
儒語以佛	一一二
佛語通儒	一一二
佛典輔儒教而行	一一二

陳同甫格言	一二三
傳註相沿之誤	一二三
朱子淺於說經	一二四
名教之累	一二五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一二六
韓侂胄內地之報	一二六
歷代宦侍之禍	一二六
唐宋始祖之非	一二七
宋興亡相類	一二七
宋元亡徵	一二八
宋仁厚立國之報	一二八
張千載高誼	一二八
劉辰翁節行	一二八
雁足書	一二九
許衡有江漢之思	一二九
元世弊政	一二九
中華名士恥爲元虜用	一三〇
郭守敬歷法	一三〇

元人修史之陋	一三〇
御製尙書二解	一三一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一三一
金陵形勢	一三一
陳遇今之子房	一三二
李善長之誣	一三二
郭英遺功	一三三
聖祖優容解縉	一三三
取士良法	一三三
太監雲奇	一三三
齊黃誤國	一三四
楊本將才	一三四
宋參軍奇謀	一三五
革除死難之多	一三五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一三五
方孝孺有後	一三五
國朝名臣久任	一三六
國朝相業	一三六

西楊薦賢	一三六
絲綸簿	一三六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一三七
項襄毅受誣	一三七
王威寧御士	一三七
王靖遠武略	一三八
王振老僕	一三八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一三八
楊善迎變之功	一三九
龔遂榮定迎變之禮	一三九
達官朵耳	一三九

倭漆匠	一四〇
劉忠宣事業	一四〇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一四〇
康海負屈	一四一
錦衣衛之橫	一四一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一四一
陽明爲理學中興	一四二
國朝三大功臣	一四二
王晉溪識陽明	一四二
盜賊有同惡	一四三

梁文康卻秦藩請邊地	一四三
永陵議禮是非	一四三
林邱山史筆之重	一四四
經筵面奏	一四四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一四四
國朝樂律不講	一四五
古今改元之誤	一四五
待宗藩之法	一四六
理財急務	一四七
天生人才爲世用	一四七

# 千百年眼

## 【上古文籍】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古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藝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皋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 【古史之謬】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此說甚妙。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蓋信孔平仲之言矣。

##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妄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陳眉公有云。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個聖人。不及鋪張妝點。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鋼簋之食。聊以充飢。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惟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鰲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豔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許由之謂乎。

夏君憲曰。此論甚新。但堯時洪水爲害。致天子麤衣惡食。許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已。今之田畯家。隻雞斗黍。便起爭攘。何曾有濃豔可羨得來。千乘可讓。箠豆動色。人之賦性殊哉。巢許之辭。總是一邊之見。然亦不可強也。

### 【巢許非曠士】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此尙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

### 【帝堯善愛其子】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尙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已矣。

### 【瞽象殺舜之由】

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然則舜固

有國之嫡。而乃爲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漁耕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譬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辯世俗訛傳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 【納於大麓非山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門法哉。

### 【象刑辯】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象施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况記時之人語曰。象刑墨黥。搔嬰共艾。畢非對履。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此二說者。皆僞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不殺不刑哉。荀况有云。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刑也。數語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鑄鼎象物。使民知姦回。亦此意。

### 【舜葬蒼梧考】

世傳舜葬於蒼梧。此說可疑。或者曰。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於此。後人以書有陟方乃死一語。誤會之耳。陟方卽升遐。上仙之異名。然既曰陟方。又曰乃死。亦贅。孟子不云。舜卒於鳴條乎。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



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禹貢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卒莫能外也。是故。大賢如孟子。其論洪水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貢。則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博洽如史遷。其作河渠書曰。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吁。禹貢之書。不過數百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之而不爲依據乎。夫禹貢所以不可及者何。神聖之擘畫。原非後儒所能彷彿。且也。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違也。

### 【帝賚良弼】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爲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遜於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者。尙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 【伊尹放君之誤】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於亳。善矣。不可以爲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俟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

霧露。如懷失國之垢以損其身。則試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泥泥接踵。羿羿比肩。後之爲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泥。皆取伊周以爲蒿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尙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勾曲外史張天兩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

###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牽羊。右把茅。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蓋出左氏之誣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况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啣璧。當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卽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遯於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疎謬已乎。

### 【夷齊辨】

論語爲衛千駟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尙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奇而輕信。反滋來者無窮之感。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且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芣采芣。首陽之巔。采芣采芣。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夷齊逃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後亦不必久居於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

後見稱耶。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况其所以深取夷齊者。但舉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若諫伐一事。尤爲舛繆。使果有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于鋒刃將及之中也。乃紀傳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門。羣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稍有識者所不爲。謂夷齊爲之乎。遷於史記。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歌一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繆也。豈曰。然則遷無所據乎。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是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恆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卽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仍別爲公族。而受民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 【太王未嘗剪商】

太王剪商之說。不知何據。夫太王遷岐。在商帝乙之世。商家中興。又五十九年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太王安從剪之乎。己猶崎嶇避狄。而謀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當

紂之時。尙自難王。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嗚呼。是何重誣古人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剪。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剪之爲戩。則紛紛者自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秦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操之事。冥探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張口舌。人雖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實。執此則諸公論說所以盡廢。千古以來。覽者俱未之及。何哉。

### 【金縢非古書】

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爲之乎。且滋後世刳股醮天之俗。其册祝有曰。今我卽命于玄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有事於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册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旣曰。周公別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於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尙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二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所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紮

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國。二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二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則一時孔急之勢可知已。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誅。則凡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豈治世所宜有哉。

### 【湯武不可並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豨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於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尙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慚德。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至於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此雖儒者之見。亦闡幽之論也。

### 【殷有三人】

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之意。其隄防疑慮可知也。若余所恨者。更有一事。箕子爲紂懿親。不忍言紂之惡。是也。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夫子稱殷有三人者。何不知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人。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眼者能自辨之。

## 【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於世族。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一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咸傅說。諸大臣皆非親舊。然則立賢無方。湯蓋用此致治矣。其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管蔡之叛。周公雖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則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決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明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然武王雖惡紂之世官。而亦未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卽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媯。雖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虺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王謝崔盧輩。各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又踵前弊矣。南之并詔。北之侯景。皆憤族姓之下。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則湯之立賢無方。固虞夏以來所未有也。

## 【封建難復】

封建之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蓋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皋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非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干而格。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勤侯度而不勤征討也。審矣。此在唐虞則然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豈得已哉。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用是知封建非殷商聖人意也。勢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義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義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宮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其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且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又曰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至於周衰。人心未離。而諸侯先畔。天子擁空名於上。而列國擅威命於下。因循痿痺。以至於移祚。謂非封建之弊乎。總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爲奪攘矯廉。則爲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爲良法也。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又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劘四起矣。

楊升庵曰。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倘有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

### 【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

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卿大夫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鄉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攷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

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廢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地。以致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均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曰。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三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况夫井田之制。溝澮洫涂甚備。凡爲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駟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愚。孰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爲人。不墜先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瑤池。忘歸。諸侯贊於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子爲大司徒。則自謂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爲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爲大僕正。則自謂忱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飾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天下。何耶。呂刑中有云。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誥四方。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太子晉稱周無道者。曰夷厲宣幽。而不及穆。可爲明證。

### 【周過其歷之謬】

自古有天下之長久。惟周。論者亦謂周過其歷。此未之深考耳。武王滅殷。百八十七年。二百五十七年。周轍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一十年。唐以百二十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已。

### 【孔子著述】

孔子生平。唯於周易有贊。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春秋則筆削之。筆但筆其舊文。有削則不盡筆。定亦不添一筆。刪則不筆者多矣。蓋不貴增而貴減。文王周公之象象多詭奇。而孔子之傳文極顯淺。殷盤周誥之書。詞多澀舌。而魯論之紀載無贅牙。古文自古。今文自今。要以暢事理。覺後覺而止矣。蓋不尙詭而尙平。嗚呼。此聖人竊比之深意。非若後世爭研筆楮爲也。

### 【南雅頌無優劣】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邨及邠。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不能於嘗

大師之舊有所增加。則季札之所觀。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措其間。四詩之目出。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滅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頌。雅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于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饒譎焉。可謂不知類矣。

## 【二雅當以體別】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芾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迥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

## 【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芾。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擗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

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閱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因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所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

### 【歌詩與作詩不同】

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

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錦。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諷。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寧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驪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蘼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用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 【春秋逸詩書】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宋洪邁爲山林教時。林少穎爲書學講。帝釐下上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蕞飲。略之可也。

### 【詩小雅雨無解】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此小序之文。雨無爲句。正大夫刺幽王也。爲句。正大夫。卽第二章所稱離居者。箋。正義。集傳。並以雨無正名篇。誤矣。然則雨無之義若何。膏澤不下也。

### 【不日成之】

靈臺詩曰。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下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 【管仲知鮑叔尤深】

鮑叔固已識管仲於微詩。仲相齊。叔薦之也。仲既相。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每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叔不惟薦仲。又能左右之如此。真知己也。及仲寢疾。桓公詢以政柄所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仲不幾負叔乎。不知此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叔之知仲。世知之。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曹參微事與蕭何善。及何爲宰相。與參隙。何且死。推賢惟參。聞亦趕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又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與管仲相反。而實相類。

### 【廢井田自管仲】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闡幽之論。又九河之壤。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是也。

### 【風馬牛不相及】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劉元城以爲此醜詆之辭。言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牛馬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說卽書所謂馬牛其風意。近有解者。牛走逆風。馬走順風。故不相及。此說亦新。

###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詠羯詩。羯尾不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 【左氏貶荀息】

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

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苟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汲之先。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 【晉文公知大計】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三年。奚齊卓子相繼斃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靜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平。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矣。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也。

### 【秦繆公學於宁人】

秦風有車麟麟。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於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未必無意也。

### 【秦霸不由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殺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殺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鬪。技養於射獵儉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穆公秦之賢君也。三良殉而黃鳥興哀。識者以爲公之遺命。非也。穆公不忍殺收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按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

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遺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說固有所本也。獨其子若康公者。遂坐視而不之止。何哉。

### 【趙盾弑君報】

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於靈公以伐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令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聲其罪也。宣子其不謬於君臣之際矣。異時得罪出奔。而其宗人穿。弑其君靈公。而宣子反也。無一言焉。夫有君之弗恤。內賊之弗討。而隣是師乎。其曖昧極矣。故吾以爲桃園之逆。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也。盾得保首領以歿。已是天幸。而後之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爲賊首。糾然與一國之師。而汙其宮。滌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何必假手於軍吏。乞靈於鐘鼓也。

### 【董狐疑詞】

晉靈公之弑。董狐直筆。洵哉其良史也。乃曰亡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於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也。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證其弑君。不當以此爲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不能免也。

### 【膠舟之報】

周昭王南巡。楚子以膠合舟。乘昭王。昭王沉於江。當周全盛之時。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討也。齊桓葵邱之會。管夷吾始引膠舟事責楚。楚雖請盟。而其憑陵猶故也。秦末天下共立楚懷王。孫心爲主。項羽大破秦兵。宰割天下。佯尊懷王爲義帝。密遣英布弑之。江中亦楚子沉昭王處。膠舟之事。雖在數百年前。而兩主被禍之慘。則在數百里內。亦可謂報應之巧矣。後來漢高帝納董公之說。三軍縞素。數羽之罪。因而滅之。可見弑君之賊。無所逃於天地間也。獨當時造膠舟者。闔漏誅。而遣英布者。顯伏法。似乎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共賊之。身後之黜。報亦不薄矣。

###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爲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向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 【楚之不競】

楚之爲國也。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齊桓不與楚角。諸侯雖一向一背。而與患止於猾夏。晉文親與楚敵。後世狃於或勝或負。而其勢遂駸駸於抗衡。然自州來奔命。楚始患吳。鍾離潛師。吳始易楚。數十年間。楚日不競。則其抗中華也。亦豈楚之利哉。

### 【季子之賢有定論】

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太伯。伯夷。叔齊。季札。寥寥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宋儒獨病季札。謂讓以基禍。此語似是而非。蓋不度當時事勢。而妄爲之說者也。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有難。聞樂知衛之後亡。檜之早滅。豈獨不知闔閭之爲人乎。彼闔閭者。陰狼而忌。日夜謀所以刃僚取吳。散財養客。數十年而幸就。就而一旦致之乎季子。豈賢季子而甘爲之下乎。畏忌季子也。季子於此掩然而受之。吾恐刃僚之血未乾。季子且以次及矣。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寧得已乎。賢者不欲逆揣異日之變。而能爲今日之所爲。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欣欣去之。如解重負。非欲爲名而已也。若季子者。可謂遠不媿夷齊。內不媿乃祖矣。宋儒拘攣。一倡而雷同至今。特爲洗之。

坡公作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可謂

季子知己矣。

### 【論語出閔子門人手】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問答。比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然則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

又安知不出於閔子之門人耶。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詞。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亦可見矣。

### 【老彭卽老聃】

老彭。王輔嗣。陽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 【左氏非邱明】

宗左氏者。以爲邱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邱明。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始以十二月爲臘月。又左氏所述楚事極詳。有無經之傳。而無無傳之經。亦一證也。又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邱明。則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即使孔子與邱明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而邱明猶能著書也。今左氏引之。其爲六國人無疑。

### 【子羽貌武】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爲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正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齋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壁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

### 【南子是南蒯】

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路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驂乘。使孔子爲次乘。游於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



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恥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南蒯以費畔。昭公十四年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肸事。不約而合。佛肸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白匏瓜。微言不足醒之。故復見天厭之誓。比類以觀。則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 【匏瓜】

匏瓜。星名。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見應柳之天文圖。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有北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 【執禮之執當作執】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字之誤。隸書執。執字相類。執。樂也。是卽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執卽藝字。

### 【立言之難】

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特不語耳。非謂無也。後之儒者。遂欲一切抹卻。不知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果爾。則春秋所記災異悖亂之事。皆矯誣而不足信乎。又如孟子天時地利章。亦

只較其緩急而輕重言之。若如後儒仁義干櫓之說。則是天時地利。可盡捐而不用矣。嗚呼。腐儒者流。真所謂以人國僥倖者也。

### 【孔子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卓吾子曰。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籬不離玦佩。玉名爲隨。

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邱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之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心。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于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較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倣。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孔子夢周公。尙在耳中鳴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時。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耳。其所云吾衰。正已到大休歇處也。

###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可謂善矣。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賄焉。又率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荈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尙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也。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 【孔子請討陳恆】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卓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之爲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養長亂賊之心乎。若云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尙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卽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張和仲曰。至言至言。先正有云。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孔子雖去位。而三桓終不敢篡魯。孔子之功也。則夫請討之舉。未必全無關係。而聖人亦何嘗枉卻沐浴之勞也。拈出與識者辨之。

### 【陽虎之奸】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耶。虎初竊時。亦已知無用。特以魯寶之。我竊之。魯必追我。我與之。則魯釋我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嚼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反。數反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回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魯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室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 【四科不列曾子】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十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塑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夫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則承襲已久。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

### 【子貢不如儀封人】

林時譽問羅近溪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卽一時將天下萬民都貫澈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至家。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士。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於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會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

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可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張和仲曰。近溪此說。可謂前無古人矣。然子貢亦有說得着處。如仲尼焉。學之間是也。蓋學賢是常事。學不賢。非孔子不能。舜之好問好察。殆是千載同調。非深於道者。不易識也。

劉司中曰。將字當與孟子幣之未將同解。蓋天奉夫子以爲木鐸也。若作將無之將。尙有毫釐之隔。

### 【曾點二事俱不類】

者之過耶。抑紀載失實也。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生亦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又可怪者。曾子芸瓜小過。而曾點暴怒如此。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

### 【子夏易說】

之又叶也。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靡厲之說爲長。以韻讀

### 【儒者說春秋之失】

儒者之說春秋。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無惑乎見求之益詳。而傳會

之益鑿也。其視之異乎春秋。則曰此刑書也。無惑乎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己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己以爲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卽存耶。

夫古樂之亡久矣。卽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終之以韶舞。則於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 【三禮之乖異】

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揚裘而弔。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

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迨其後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日月今爲周禮。王制爲商禮。至於今則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矣。惜哉。

###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魯郊禘之僭。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爲成王之賜。則原諉矣。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卽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臯鼬之盟。莒弘欲先蔡。祝蛇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蛇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獸形鹽。而辭不敢受。寧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淇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尙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言及成王之賜。以目解。

以此知其誣也。按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王。王使史角止之。夫知之而有郊禘。是魯之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享周公。而疑似之說。遂至於今。不可以不解。

### 【春秋葬不擇時】

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取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左傳。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考也。

### 【莊周未能忘情】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夏君憲曰。婦人好幹家。做功名。婦人之情也。莊周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被妻子逼拶不過。到此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逍遙遊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後乎。

###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倣之言。不足多信。

### 【孟子性善無定論】

性相近一語。千古論性之宗。不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盡廢或人之說。玩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以謂善也。曰乃曰可。皆擬議推敲之詞。卽性相

近之意。及言聲色臭味。則曰性也。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之愛生於欽。所欲在乳。順之則喜。拂之則啼。與告子食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晦無極太極之辨。此爲鼻祖。

袁石公曰。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 【孟子權衡失準】

孟學孔者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概執孔子以裁互古之聖人。未免有權衡失準處矣。蓋其別一時詖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於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

### 【曾孟稱孔子】

耿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謂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謂曾子自道之言。此解無人會得。

### 【夫子賢於堯舜】

王龍溪曰。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用意渺。况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邈焉疎渺之迹。似有若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自而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慨於其中者矣。

### 【螬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上食李事。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常撻其婢。婢恨以炎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因閱本草。亦云螬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爲無謂。

### 【孟子不行三年喪】

許竹厓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未幾。而卽反於齊。止嬴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

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餘罅。乃至在途止羸。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

### 【孟子闢楊墨】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父無君。又甚之於禽獸。幾於酷吏苛辭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一拔毛。世方後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褻民。其唯鄉愿乎。彼其通患。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於世也。然楊墨真而鄉愿僞。試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胸。卽墨子守宋一端。已爲今古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卽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知矣。

### 【孟子善言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學詩之法。孟子兩語盡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喻。含蓄不盡。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而淒涼之景。如在目前。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厭之慘。已不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識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許多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解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詁家須作如是觀。

### 【詩亡辯】

金華王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之始終義要之。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



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 【孟子不盡信武成】

孟子於武成止取二三策。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見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所以識見籠罩千古。今之學者。甘作轅下之駒。何怪其日陋也。雖然。使是說不出孟氏。則宋儒又以爲異端之射的矣。

### 【告子性學】

告子一生留心性學。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不知告子甚矣。王弼州曰。荀子之言性惡。蓋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似。非體驗得者也。

### 【孟子句讀】

孟子馮婦暴虎。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羆。莫之敢撓。云云。前士則之後。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家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二。服玩珍怪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尙有如若人。誠未易者。迺世率置之弗道。惜哉。

### 【孫叔敖碑考】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

之樂。常與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公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泣涕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

燒塢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勝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孫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 【孫武入郢之舉疑僞】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誇好奇。以武如此舉動。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於談兵。恥以空言令天下。爲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未必有用。用者固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卽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卽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爲馬班李杜則悖矣。

### 【子胥種蠡皆人傑】

揚子雲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夫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閹閹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不過一疆項之臣耳。於國家成敗何益哉。

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云。伍公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壈仗節。乞師於吳。五戰入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仇。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語意豁達。足爲子胥吐氣。

### 【吳亡不係西施】

昔人謂聲色迷人。以爲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朝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 【西施不隨范蠡】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觀修文御覽引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今沈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誤以胥爲蠡耳。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豈非明證哉。文士一時趁筆。遂墮後人於疑網。

余按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入荷花。觀此。則西施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爲信。

夏君憲曰。作隨蠡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吳官歷年之寵幸。介然必成所事。豈兒女柔腸所可辨耶。譚子胥爲主吠也。何足誅。

### 【大赦始於春秋】

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爲徧枯之物。長姦之門。然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 【蘇代爲燕昭問齊】

燕昭卽位。志復齊仇。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爲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張和仲曰。代之所爲。不過傾詐反覆之術。

與兵家之用間等耳。必有樂毅。然後能號召五國。連兵濟上。毅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豈代可擬哉。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

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狗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

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於莒卽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廉頗拒王。齧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祁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爲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古今用兵。攻守之勢甚懸。有善守則無善攻。是故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也。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奔。此將非不才。非兵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勅也。義隆破胆。延壽望風。救已絕矣。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矣。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况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又有騎劫之代也。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樂毅去就無歎】

毅以讒去燕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爲趙而讎燕。去就無歎。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其所感者

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 【田單用疑】

田單之保卽墨也。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 【商鞅善托其君】

商君之初見孝公也。說之以帝道。不悅。復說之以王道。又不悅。最後乃復進公以霸道。若此者。其眞望其君以帝王之道哉。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嘗焉。使孝公之心厭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商君所以內托其身。而外托其君者。審矣。說者曰。鬪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救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第此難與拘儒道耳。

### 【商鞅徒言令便者】

商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徒言不便者。而難徒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胸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 【虞卿復相趙】

游說之士。皆歷說諸侯。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復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太史公敘次偶倒耳。

### 【仲連使秦不終帝】

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背也。

### 【楊龜山誤貶藺相如】

藺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廷。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以後

事耶。

### 【救闕與非奢不可】

闕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闕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廉頗不肯輕用其名。鬪成敗於鼠穴。趙奢出自細微。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奢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信敵而不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矣。故奢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奪也。尙論者。豈以一勝之功。妄置褒彈乎。

###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用傳舍吏子李同之說。得感死士三千。卻秦軍三十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客也。則其所失不獨一毛遂已。

### 【范雎蔡澤倜儻】

范雎以亡囚而驅四貴。蔡澤以羈旅而擢相位。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無所激。故澤之宣言困雎者。卽雎之謬言無王也。三寸柔舌。博金印如斗大。吁。可畏哉。雖然。范雎富貴已極。及澤一說。卽日解印綬如擲瓦礫。澤爲相。亦不過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倜儻之士。其心能作能止。真有過人者。黃東發猶有捕蟬之誚。豈真所謂耳風者與。

### 【應侯用蔡澤】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据其相位。若承蠅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自武安。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彷徨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稅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蔡澤爲之代。應侯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於昭王者。非以蔡澤故耶。

### 【秦先時自有張祿】

史記謂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相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

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 【呂不韋之愚】

呂不韋事。談者皆豔之。不知不韋何奇之有。天厭秦德。假手賈人子。巧易其宗耳。不然。不韋自謂智矣。能反掌攘千乘之國。而不能奮身脫赤族之誅。能立斃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子政於垂髫之日。豈智於前而後乃愚耶。天奪其鑒矣。若夫呂覽一書。要不過竊他人之唾餘。矜自己之雋永。千金懸咸陽市。而無一人敢增損一字。豈真游夏不能贊一詞耶。儒家者流。取其首篇所紀月令。廁之禮經。迄於今不廢也。豈不韋能愚後人哉。人自愚耳。

###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黃歇之爲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楚之立國僅千歲。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慨於中乎。

### 【燕吳之所以亡】

燕國於蠻貊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出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之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燕若吳者。亦何利此二子哉。

### 【客非負齊】

松耶柏耶之歌。悼王建以客亡國也。然是時有卽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卽臨晉之間。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

楚故地。卽武關可入矣。如此而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餓死。其邑松柏之間。爲此謀者非客耶。然則非客負於齊。固王聽之不聰耳。

### 【秦用客之功】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 【戰國中九流辯士】

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衍爽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亦小矣。

### 【古文多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尙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干湯。謂尹有鼎鑪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諱諶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豔。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蝸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 【讀書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如坐不同。句施枷不同。句中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



髀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咎罵。卽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修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軍。塞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匈奴傳。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蕩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 【古書之僞】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耶。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謂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邱明書也。然知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皇有之。邱明安得記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歷。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歷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歷。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得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譎。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完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

之相伴。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廝。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載於秦書。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 【秦之所以帝】

尙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策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而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 【秦法棄灰有故】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爲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蓄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客書。則亟毀初禁。開關以納之。讀韓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要皆有所激而然也。按是時。陸賈酈食其輩。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曷嘗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

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然則秦又曷常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固爲未燼之全書矣。又何曾有明全易之人哉。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非秦人亡之耳。學者自亡之耳。

史記秦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籍雖厄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千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 【秦火後遺書】

萬歷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又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於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時行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乞乘小西飛封款之便。乃纂修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杪。亦嘗言及之矣。陳眉公山居課兒。有詩曰。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夏君憲曰。如此表章。不枉卻葉公手疏也。然秦灰之後。代有異書。其毀滅散逸於腐人之手者多矣。有稍知收藏。輒羣聚而笑之。尙望其搜求於海外耶。則謂葉公此疏爲空言可也。

### 【坑儒考】

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於剗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眎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

填之以土。於乎。據秦之機焰。儒書與其人滅絕久矣。今二千年間何如哉。

## 【秦世文章】

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斯言。焚詩書。尊法吏。乃其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二章法。琅琊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意虐饑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毋乃陽棄而陰用之耶。

##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

矣。恐不自秦始也。

## 【九鼎不爲秦用】

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始皇又何必使人沒水而求之也。秦所禱金人。有何靈爽。猶潛然淚下於將徙。况神禹之鼎乎。神劍躍入平津。湛盧飛去楚國。鼎不爲秦用明矣。故秦史既書昭襄之世。九鼎入秦矣。而太史公秦紀。又書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也。書法前後抵牾。政使作後來者疑團耳。

## 【長城不自始皇】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備胡矣。秦昭王時。築長城於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藉此以限隔華夷。隄防中外。似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修補之功。始皇此舉。要不爲無功於後人。但始皇本謀。固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身首其疲民亡國者。徒爲千萬世作役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按左傳。楚滅陳。置縣。名始此。

##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或謂始皇既沒。高斯之亂不作。得扶蘇而君之。猶可以濟。不知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嬴氏鋒刃者。幾二百年。卽有聖子聖孫。噓呵保護。無及也。

### 【秦亡不由兵弛】

班史以銷鋒鏑。知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代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多恐竊言。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 【章邯未可輕】

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欣董翳。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蘄邱。踰年不下。至於澆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最尤之於王莽。道覆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 【天亡秦】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於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鄲姬。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子遺。卽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子於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烟。七百年之基。拱手付此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孰謂天道曠曠也。

### 【陳涉秦民之湯武】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

以亡秦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亡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傑俠士喪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亦得奪也居巢叟既知沛公有天子氣又曰亟擊勿失智出兩女子下矣又外黃舍人兒年十三尙能說羽赦外

黃當坑者居巢叟年已七十顧不能諫羽使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智愚之相去何遠哉

###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昔秦復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逋士也於是不愛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爲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而刑餘之弄臣而卒亡之者皆其不虞之斯隸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死宜果無事而祿產之孱弱幾盡天下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寇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即使得志而咽啞叱咋之雄其堪爲混一六合之主而無後患乎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也

### 【相不足憑】

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頸烏喙禹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力彊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凌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

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染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宛。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也。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

### 【高祖爲義帝發喪】

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其事無乃相類。不知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夏君憲曰。爲義帝發喪。無大緊要。只作口頭話柄耳。漢之興。原不係此。羽之立帝。則是淺夫之智。甚無謂。到後而勢不得不殺矣。却便惹起許多唇舌。然羽弑帝。亦何救于烏江之敗也。

###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爲識先後着。不知布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開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當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况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 【高祖酬賞遺轅生】

漢高祖大封功臣。所遺不獨紀信也。余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轅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今滎陽成臬。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楚破必矣。其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

潛聞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

### 【侯公碑考】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其詳。高祖以口舌撓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葉石林有漢金卿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諡安國君。曾孫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惟不用之而已。漢初羣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如婁敬封奉春君之類是也。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任爲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 【蕭何器識】

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用。敗者之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宮室之盛。卽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吏。固已習國家體要如此。其器度有越人者。高祖論功。以何爲第一。真第一也。但發縱指示四字。於何不切。當歸子房。

###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蓋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疏耳。正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 【漂母風旨與圯下老人同】

漂母異人也。其謂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才。足以立功。又逆料其不能居功。風旨大略與圯上老人同。特後世無有窺見其妙者。

### 【韓信威名】

漢高帝極厚信。亦極忌信。使信將。則以張耳監之。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軍。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



之威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 【韓信有後】

廣南有韋上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冢。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爲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粵。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墘間。有鄼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贈器。夫呂氏當惠帝末。已無血胤。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於程嬰。則有幸不幸耳。此說出張玄羽支離漫語。

### 【漢告反之侈封】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爲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告信者樂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賈之而始棄市。國絕。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恩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而慎陽過享。乃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 【張良未嘗爲韓】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韓者。迂甚也。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消。可以辟穀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

余考荀子。韓之張去疾。篡臣也。去疾爲張子房祖。去疾亂韓。而子房能克蓋前愆。爲韓復仇。則謂之始終爲韓。亦無不可也。

###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卽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其母曰昭靈夫人。然婦爲后而母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尙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遣而不封。已不可

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長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籜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令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尙爲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嘗賜婁敬以劉氏。後世帝者。徒慕英主所爲。意其駕馭豪傑。或出於此。或是跋扈之臣。與夷酋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固結其心。而嗣君乃屈帝尊。以下同於三者之賤。取笑貶辱。無以示天下威重。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

### 【虞美人戚姬】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媵自若。羽翼已成。則欸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况其下者乎。

夏君憲曰。如此情景。正是大智大勇做的。道學先生。又着幾般嘴臉。謾過去矣。不然。正所謂最下不及情也。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皆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戶而不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彊大。

### 【高祖竟王劉濞】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此高祖德性規摹。所以大於唐太宗漢光武。二君以讖緯多殺不辜。爲累大矣。

### 【呂后邪謀在暮年】

高帝欲易太子。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殊不然。自高帝之時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高帝安得逆知之。

夏君憲曰。悍婦只圖快意。管甚親兒女。唐氏墨可見也。知婦莫若夫。高帝如何不逆料來。

### 【平勃未可議】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令人既亮二子之心。則不得復議平勃之迹。雖然。此可與知者道。

###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與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

緣起。

### 【左右袒所以令衆】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覘人心之向背哉。

### 【漢文賜吳王几杖】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知文帝時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於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 【淮南厲王未嘗反】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爲謀反。則未也。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甌。卽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叢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爲也。使閩越匈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

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文帝何至於終愧悔耶。

### 【文帝奢儉之異】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絺。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三十城。三國之中。齊爲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爲之震恐。且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且將爲內應。幸諸呂已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卽位之後。諸侯之勢疎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爲盛。文帝豈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卽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搆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卽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時。吳楚爲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小國兵弱之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旣無鉅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而文帝爲無謀哉。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善之也。史謂其以謫去宜耳。其爲梁懷王太傅也。帝自以爲不及故也。王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墮爲死。誼自傷爲傅無狀。不忍負帝委託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覽者。徒執誼謫長沙一節。爲誼嘆息。謂帝終不用生。誤矣。

###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爲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可見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 【賈生厚德】

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而帝亦悟。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 【宣室不宜名齋殿】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宣室乃繫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也。以趙蓋韓楊之死。歸罪於張者。亦浪說矣。

### 【李廣無長者風】

李將軍。閑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况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侯。微獨殺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才不振也。夏君憲曰。快仇報怨。武弁常態也。且霸亭吏亦自可殺。炎涼小人。何足以累長者。

### 【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乂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比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爲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爲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大辟尙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旣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

熟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晁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啓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爲盛德之累乎。

###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孝文自遺詔始。以爲深譏。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能有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尙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緦。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懇惻。與異時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於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邱。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

###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立。亟削則必反。緩削

則可以不反。漢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漢之木拱。則首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具攻。而蹶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 【袁盎幸免】

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讎。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誅。幸獲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於刺客。孰謂天道無知哉。

### 【亞夫之死以忌】

史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爲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殺亞夫。竟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來。獨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從來矣。

### 【竇太后專制】

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又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愛梁孝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可謂司晨預事矣。

###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以明歷數之歸己。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子之甚艱。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

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以前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以前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諉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 【太常卿用侯】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大略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奪國。此亦鋤擊之術也。

###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自古邊防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汙浴。而漢之君臣。皆莫之恥。此其辱與趙宋之歲幣。寧有差別乎。顧漢武能雪平城之恥。其後雖以哀平柔懦。猶能令呼韓起。類宋真不能極澶淵之討。遂至徽欽北狩。其後竟折而入於夷。則其得失大可觀矣。腐儒小生。猶以窮黷爲漢武罪。此李卓老所謂滅卻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 【申公不知止】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其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於千仞。鳥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恥。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 【卜式不習文章】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匿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乃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對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之能申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爭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然。戾太子冤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 【漢武憐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令人主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達累辭。於乎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肌。時來親臣。臣之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則奮袂呼。長卿長卿。據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

邪。可發一笑。

夏君憲曰。想當時美人。不逮卓氏遠矣。卓非獨以色幸也。李卓老論之詳矣。

###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

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爲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爲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爲文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僞日滋。先王防閑之制值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爲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官土牆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又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也。上下輯睦。顧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旅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爲文之弊耶。

【太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

史公之權衡審矣。田單傳述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孰謂史公之退節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掎。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昧語也。

### 【史遷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于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耶。不知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于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砥礪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 【太史公知己】

趙汭云。史遷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戕民之禍。于是爲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汭可謂太史公知己矣。

### 【史記多爲後人淆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一書。爲後人所淆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遷本書可知已。何怪其淆亂雜出也。

### 【史遷不解作賦】

史遷載子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詠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千秋軼才。竟絀于雕蟲小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 【武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要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

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黠。雖以丞相大將軍之貴。不敢望也。故使長儒不死。負屨之圖。不在子孟也。

### 【武帝神智】

漢武帝册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桀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通宵人。廣陵亦以近小人亡國。如此神智。真不愧祖武矣。

###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私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

###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祕。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 【交道之弊】

今之論交者。皆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爲第一義。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太史公云。比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遂爲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未流之濫觴矣。

### 【漢用吏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安樂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于吏胥中。如趙廣漢。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爲將。入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于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爲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爲恥而不肯爲也。

###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罕開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主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開等羌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隄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廷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機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原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可笑。

###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惡失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常徵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末世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爲說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以

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 【二疏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爲元帝傅。與石顯爲仇。卒爲石顯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傅。與許伯爲惡。而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

疏傅蓋熟察其爲人。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

##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著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而不之懼。聖人於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

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况周得水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何如耶。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

## 【歆向廢圖譜之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不見其形。見

圖不見書。如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故學者爲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後之學者。雖圖卽書。尙辭務說。故雖平日胸中有千章萬卷。及寘之周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况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翫歲愒

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此其失實。自歆向啓之。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爲七略。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襲。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爲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略。獨異於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於是作七志。以爲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未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略。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雜譜而歸記註。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亡。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志。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目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於世者。

### 【圖譜之益】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功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逮鄭澆。潔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廢閣。何怪其博洽不逮古人也。歆向之罪。可勝討乎。

###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

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 【占 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孔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象象。別異于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于說之。甚謬。

## 【尙書古文今文辨】

國子學正梅鷟曰。尙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並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秦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妄不經之甚也。



按此說甚精奧。文正公有敍錄。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敢歸熙甫訪其意。釐爲今文。近時焦弱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古文今文而爲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失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增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時世既遠。茫昧而難明也。

###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 【揚雄始末辨】

揚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蓋舉市國之渚淵。歷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

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按雄。鄆縣人。鄆人簡公紹帝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桐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尙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爲實錄也。

###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迹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謾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效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非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絮論。本末乃見。後世爲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乃太子彊。頗爲後世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宛轉二十八字。可發千古之隱矣。

### 【客星爲災】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

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此論奇犄。民擇非徒狂者。

###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 【漢書真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文悉雜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爲彭英。化爲王侯。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擇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蒟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異求得之。其書多有固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 【班掾史妙】

班掾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

###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姓名。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 【程伊川論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

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奈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傅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

### 【漢選法之善】

漢選部有尙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尙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尙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于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尙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 【漢鄉亭之重】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

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畜夫之時。隋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爲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所以待三老。畜夫亭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嘆矣。

### 【陳蕃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至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開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開閣懸榻。而後眞士至焉。韓退之上刑尙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旣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慷慨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論。亦苛于索瘢矣。

### 【李膺已甚】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橫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卽殺之。嗚呼。人臣挾簡亢之風。致令天子倖侍之弟。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於是有死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爲相。亢直何減膺。鄧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已令之免冠徒跣。叩頭流血而已。未嘗必殺之。乃爲快也。使膺處此。當復求進於是矣。噫。天下之事。所貴君子通時達變。毋徒苛求已甚。釀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 【景毅恥不與黨錮】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願爲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

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於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爲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 【蔡中郎祕論衡】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自爲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篇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祕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特爲一洒之。

### 【蔡邕有後】

白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

###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之紀。晉初之諸葛卅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死。董昭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于老死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

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知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矣。

###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執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列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織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邱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 【曹操諷漢復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况鬼

域如操耶。

###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籍父兄之業。亡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 【昭烈先聲】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

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傳弗遠。亦炎德之將終與。

### 【借荊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荊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遽取也。由是言之。借

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 【荊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

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謂欲長守蜀也。

###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

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

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與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

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

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爲齊景公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

徒以權譎斃之。至於崔杼弑君。陳恆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



區區補苴罅漏。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爲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爲作也。自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

###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仇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末窺其所主。其何也哉。

###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除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卽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圖終而不圖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也。

###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爲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爲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

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司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使後世豎儒得肆饒舌也。

### 【楊顛不知孔明】

孔明爲相。身校簿書。主簿楊顛切諫。以爲徒勞。後之覽者。無不爲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主簿深達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况孔明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食少事煩。竟致天沒也。不意死仲達。猶能駘後生明眼人。

###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武鄉亟稱姜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璋。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禪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

###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謂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尙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頻滂澆濇。大樹十圍。枯槁百丈。破礮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貶獻帝爲公。后爲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祀始絕。前後計之。漢蓋已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之報。固不爽也。老瞞篡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惟丕叡僅存耳。然則老瞞不亦枉苦心耶。

###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尙詞。卽其幸學與諸博士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二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如高貴。入主之學。與章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 【李密陳情表訛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有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其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加仇。昭則每爲保護。康徒以鍾會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此禮法士爲羣虱之處。棍中若籍附。昭乃棍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母邱儉等。一得志。籍尙有瞧類哉。

### 【晉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朝。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自古帝王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亂。舉神器之重。以畀愷童。自以由太子而及適。是由歷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耶。天之禍敗人國。固有出於意外者。是所謂報施之巧也。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賈德色於九原。而古公亶父。何不作法於涼也。

### 【晉史矛盾】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

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 【惠帝廢儲】

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惠帝昏庸。旣莫之辨。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不亦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 【徙戎論無救於晉】

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爲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者。僅百年。其文雅博洽。旣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卽去。旣去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鎬力。犯涇陽。圍白登。入井泉。如周漢之事。而遂已也。况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

按劉元海父子。總角游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儻御得其道。不過金日磾李光弼之儔。奈何以驥童爲天下主。賊后煽淫於內。狂宗播禍於外。彼迴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蒸龍變。以快其翹然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翦司馬氏也。

### 【晉室所以敗】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用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坡公此論。可爲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

道有虛實精粗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 【王衍羞見其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慚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

女也。

### 【陶侃被誣】

陶士行倡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汗其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更甚於閨房者。按士行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穰。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州。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卽歸藩。臣節益著。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或者以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迹似跋扈。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恥。而屈於中也。殆士行旣卒。而後嗣亦彫零。庾氏世總朝權。安知秉史筆者。不有所曲徇耶。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亦誣矣。

### 【庾亮失計】

庾亮召蘇峻。孔坦陶回。因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忽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賴亞夫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得不敗。吾嘗謂導之反謀。錯已

明知之。此時只宜召之入朝。仍發大兵隨之。若導不從。便引兵進討。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自服矣。錯知吳必反。不先爲之設備。既反而後調兵。此真兒戲也。東市之誅。非不幸矣。庾亮蓋祖錯之覆轍也。乃幸而不誅。晉室之不競宜哉。

### 【王導遺誅】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儉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恆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謂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儔。亦羞之矣。

###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意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政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

### 【蘭亭未可議】

文選不收蘭亭議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耶。又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偏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政自不厭。

鄭重。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然與敘文不類。兩語乃爲定評。

### 【張翰蓴鱸】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贊連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闊煙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

### 【劉琨負其母】

劉琨在并州。怒護軍令狐盛切諫。殺之。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王聰大怒。遣劉粲劉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東收兵於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泥遂殺琨父母。嗚呼。令狐所謂子胥之忿也。使琨有備。亦未遽逞其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曜粲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蓋策之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等。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死有遺恨也。

###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卻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般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座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 【孟嘉論樂非是】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晉孟嘉語也。不知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呼口。假絲竹而聲。總之皆肉也。則亦何嘗不自然耶。况夫伯牙之

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尙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助尹翁等。動與百金。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尙積六十萬斤。董卓郿塢。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伯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尙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之於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顓嘗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爲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不識一丁】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丁不屈。乃古下字也。若堅與平子。正不識

一丁者。

【王猛死不忘晉】

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時值桓溫。竟不得一效於晉。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亦晉之不



幸哉。然猛之夙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膈披露。

【苻堅拙於用多】

苻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晉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率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矣。惡在其爲百萬也。使堅之師。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遊卒。營其要害。士自爲敵。將自爲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蹉跌之甚耶。然亦有以分而敗者。如楚之禦黥布。吳漢之討公孫述。是已。則以兵少而敵衆也。若項羽烏江之戰。纔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爲四。猶能斬將見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於分與不分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錚錚者。要何足以語此。

【苻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力勸秦王堅除之。堅不從。其後垂卒破長安。堅出奔西燕。以亡天下。後世皆惜之。不知堅之敗。在空國伐晉。而其釀禍也。在遠徙種人。專留鮮卑。垂不過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使堅無此二敗。雖百垂其如堅何哉。方堅之敗於淝水也。八十餘萬衆。盡爲謝玄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秦。何患不亡。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也。則夫垂之報堅也。豈減於疇昔之恩乎。養虎遺患之說。未足以概此也。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患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其刊石衢

路若爲何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案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失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釁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 【金土不可同價】

齊高帝云。吾當作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豈必然之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之。至有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 【梁武殺業】

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篡齊。殺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晚節多昏。業報應受。非佛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則廢。屨因噎廢食也。其可乎。

按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爲相。自瑀逮遘。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 【沈約韻書之謬】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於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篇什。班班可攷。豈盡譌謬。至沈約而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不審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歷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 【劉知幾無史才】

揚萬里去。劉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

拳石班馬。而藏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遊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不可廢也。

### 【隋氏富庶】

自漢以來。丁口之藩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方其有國之始。蠲罷權禁。又時時減免賦稅。其徵取之途。可謂闊略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至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惜。營繕征伐之費。亦既不貲矣。是時布帛之積。幾於無所容。蓄儲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是果何道以致之也。吁。亦奇矣。

### 【隋文帝濫殺】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爲可賀敦。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爲詩。敍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恆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主遂遇害。觀公主詩詞。不過慟陳氏之淪亡。哀身世之飄流。此亦人情之常。且一女子。遠適虜庭。有何顧忌。而必欲殺之也。亦慘矣。王世充宇文化及之毒。相去才一間耳。

### 【隋煬帝毀讖】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攷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淺廣。西漢之末。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上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歷觀宋梁。其說不能盡去。及隋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死。自是無復其學。有功名教不淺也。

### 【唐高祖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祖。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嘗殺頡利也。獨當時何無一言救止。豈其力不能得之。文靜之死而無及於數子耶。

### 【唐世女禍】

唐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脅之。高祖畏禍。議始定。及其後也。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報應之妙如此。

### 【唐封建之善】

唐太宗卽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德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嗚呼。德彝此語。固今之藥石乎。

### 【太宗縱囚有所做】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翽。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 【尉遲公隱德】

蹠血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入。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乃普原之。太宗一日謂敬德曰。朕將嫁女於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晚節謝賓客。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年七十四。於顯慶三年卒。嗚呼。敬德如此行藏。且在李衛公之上矣。世徒以萬人敵稱之也。

###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爲二子均有死道。夫吳王恪。太宗愛子也。太宗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無忌以舉棋不定爲諷。似矣。而其後也。竟以房遺愛獄。誣搆吳王。陷之重辟。劉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疎致禍。理固應耳。而罪不至死。遂良誣以伊霍一語。必欲斃之。

雖馬周強諍。不少解。夫此二子者。所謂太宗心膂臣也。一殺其愛子。一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由此觀之。武氏之禍。猶爲晚也。

### 【李勣一言之禍】

武后之立。由李勣之逢迎也。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二三爲無賴賊。焉知老年尤大無賴哉。身沒未寒。而有敬業之禍。誅其身足矣。何至殲其宗。毀其墓道耶。然則武氏未嘗纖毫見德。勣亦枉却做小人矣。

###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則于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張玄羽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 【閻立本知狄仁傑】

狄梁公初授并州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爲人誣告。立本一見。卽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兼并州法曹。夫梁公能反周爲唐。而非立本則不能自拔於沉淪。洵哉可稱具眼矣。然則馳譽丹青。何足盡立本百一也。

### 【徐有功難於皋陶】

張文成贊徐有功。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麟而不懼。鳳時鷓臯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皋陶易。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 【駱賓王四子受誣】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之臧否邪正耳。窮達修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裴所稱王劇王面蘇味道。皆覆身竄籍。何以優劣四子。使勃等卽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諂。榮寵牝朝。器識何在。史稱

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輩。尙誣以反。况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排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三章外。無一鞅鞅語。然則史亦非實錄也。裴行儉旣以姑布子平之術誣後世。而史官又從而緣飾之。則四子幾不白于千古。亦冤矣。

### 【駱賓王器識】

賓王上裴侍郎書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費。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裴侍郎卽行儉也。時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駱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誰謂賓王才士。而無器識耶。

### 【徐敬業之敗】

敬業舉義。魏思溫勸其直趨河洛。以匡復爲事。此與尹德毅之說蕭察。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皆奇謀也。諺曰。敗棋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 【滕王閣記出處】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杖。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鷗。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 【玄宗慘刻】

明皇待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子。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乎。

### 【明皇廢資格】

明皇開元初。銓次尙未廢資格。時上欲大用蘇頲。因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尙書者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又以李元紘公卿交薦籍甚。欲自天官

侍郎擢拜尙書。宰相以元紘資薄。止拜侍郎。夫以頤元紘之才能。計資亦未爲驟進。乃毫釐必計如此。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尙書。遂不復計資。雖以九齡之惓惓盡忠。援故事以爭之。而且不聽矣。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要之資格者。所以待常流。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承平無事。則守資格。一旦有緩急大事大疑。則先材能。則彼前說。亦非定論也。

### 【孝經春秋甚靈】

陳眉公曰。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荊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三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 【賀季真乞休在鬢年】

貽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然考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真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流。湖水有靈。未免貽笑矣。

### 【盧懷慎先見】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之儲。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志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己。出者徒爾耶。史以伴食譏之。殆亦俗見也乎。李卓吾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己有見人之彥實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嗚呼。懷慎可謂千載之下。復有知己矣。

###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較今世流行本。或

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此書近世罕傳。余友夏君憲有藏本。今錄其明妥者若干處。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疑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順取逆也。今誤倒其句。泰六四象曰。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誤作失字。謙六五。利用征伐。小象亦然。今本兩征字。並誤作侵字。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今脫剛柔文錯四字。剝象曰。剝剝落落也。今本脫落字。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少夫。今本誤作士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誤作无魚。九五。似杞包瓜。今誤作以字。蹇大象。君子以正。修身德。今本作反字。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巽象曰。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今脫命乃行也。一句。節象。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然後乃亨也。今誤將此句。入注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可以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上繫第九章。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不爲乎。今本誤作所字。下繫第四章。不見利不動。今本誤作勸字。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本誤作與字。第四章。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說卦。乾以居之。今本誤作君字。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今始字。誤作物字。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凡此等處。真可爲讀易者一證。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無干涉。故繫詞傳。累舉庖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揚子雲曰。宓



義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湯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其實。

### 【陸秉大衍數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三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著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爲脫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蓋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數之始終于此該。而用之消長于此神。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祕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

### 【李太白深心】

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坡公作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噴。此語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汗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果爾。直是咳嗽亦不可也。卓老有詩云。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醉將安歸。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矣。

### 【阿房賦蹈襲】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慘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蟪蛄。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熒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也。當是倣敬之

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

###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胡子厚曰。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之。此論非也。詩之衰盛。係於人心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其傳供者。非省題詩也。

###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旣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播遷。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刎心以祭。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豔於此。而攘之於草莽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尙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眞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城都。奉上寶冊。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郡臣固請。堅不許。眞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爲叛君背父。冤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當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胡逆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上言。不致有靈武之事。竟以怙恩懼禍之故。致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旣亂人家國。又

亂人綱常。若國忠者。馬嵬死晚矣。

### 【唐以失形勢致亂】

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由是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使從其言。直置中免爾。而當國者曾莫之省。巢果復出。爲惡遂致滔天。此數公者。眞所謂識形勢者也。而唐兩失之。其取敗宜哉。

### 【房瑄用違其才】

張玄羽曰。房瑄所謂治世之能臣耳。肅宗用違其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之後。令瑄從容諷議。鎮靜廟堂。以撫靡殘喘。毋令讒邪間之。當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而一逐不收。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予獨悲瑄之不逢其時。

### 【房瑄長策】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旬渠破胆頻。注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王室。統繫人心。司空圖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銳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余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燻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九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觀此則房瑄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人之豪也。初拜右拾遺。卽上書論救房瑄。語甚切至。幾以得罪。此豈附羶下石之徒比耶。世謂文人無行。殆虛語耳。

### 【杜子美詩意】

焦澹園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人似三分割據爲孔明助業。不知此

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穢。僅以三分之一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子美不詠海棠有故】

子美父名閑。故書中不用閑字。娟娟戲蝶過閑幔。原作開幔。刻本之誤也。母名海棠。詠不故海棠。坡公有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亦未之攷耶。

【儒者說詩之謬】

詩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說詩者多不免於高叟之固。此所號爲窮經積古之儒。乃反賤隸之不若矣。蓋詩人吟詠性情。故意象寬平。老儒執守訓詁。故意象窄狹。如杜子美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乃詩家上乘。而朱攷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何異癡人前說夢乎。真可發笑。

【詩詞訛字】

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攷證。略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歌。修嫿穠華銷歇盡。修嫿訛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苑。琨在邊城。則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

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拗矣。又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况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坟墓淒涼之意。俗本作草樹如烟似不春。杜詩把君詩過日。俗本作把君詩過目。愁對寒雲白滿山。俗本作雪滿山。關山同一點。俗本作同一照。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熱。邀歡上夜關。俗本作十夜間。曾閃朱旂北斗殷。俗本改殷作間。成何文理。不知貧病關何事。俗本作祇緣貧病人須棄。禿節漢臣歸。俗本作握節。不知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杜公政用此語也。新炊聞黃梁。俗本聞作間。則字義亦不通矣。劉巨濟投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蓋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古

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苑云。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王右丞詩。變輿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卻望千門草色間。皆本此俗本千門作仙門。謬甚。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鎰觀臥美人詩。落釵猶冒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妝也。甚妙。又南史王稀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流連。作本改暮作暮。淺矣。蜀牛嶠詞。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稀語也。章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小詞如周美成惜惜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本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粘。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沉沉。俗改日作耳。凡此皆係改本。謬僞百出。書之所以貴舊本也。

### 【李杜始末攷】

世知杜之爲拾遺。而不知李亦拾遺也。世以草堂屬杜。而李集亦號草堂也。李卒後。代宗徵拜左拾遺。見范傳正碑。碑題尙稱左拾遺。世又以供奉拾遺。皆死於酒。而皆死於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潭岳間。采石固謬。未陽亦未可憑。

### 【唐宋逸詩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逸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啓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爲才情蔚麗。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宋蘇長公與米元章書云。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

如我輩贖贖耶。夫坡公騷壇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傳。余友范長康輯米襄陽志林。拓陸友仁包彥平陳眉公之舊。自成一書。意搜括無遺矣。而是賦不載。長康每對余懷恨。謂是闕典。且相托爲檢索。余低徊紙堆。凡六載餘。僅於焦弱侯金陵舊事中。得賞心亭詩一絕。宋王勉夫野客叢談中。得壯觀亭記。略以報命。而賦寶月觀者。固寥寥也。然則古今文章。湮沒不傳者。可勝計耶。

元章賞心亭詩云。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此詩雅淡幽奇。當爲米絕之冠。附錄於此。

### 【李泌相業】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泌謀居多。論功大於魯連范蠡。而首謀范陽。三定儲君。其最也。史多逸其情。惟鄴侯家傳爲詳。家傳其子繁筆也。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略。捕殺之。舒元與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司馬公通鑑多載之。朱子綱目。疑非實錄。擯不取。噫。鄴侯身沒未寒。橫遭元與之毒。數百年後。又復不信於攷亭。亦何重不幸也。

### 【陸贄忌才】

李晟平朱玘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籬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於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坎珂而終。夫公異能動九重之淚。而不能取同調之憐。信文人薄命哉。以孝經爲刑書。以家行不謹。爲阻抑才賢不具。敬與忌才。視李林甫更巧矣。

### 【德宗不能餌懷光】

漢文帝几杖之賜。可以柔吳王濞。而德宗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事同而情異。何也。豈懷光之惡。遂浮於吳濞耶。亦文帝之推誠。與德宗之猜嫌隔天淵耳。夫機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鷗。况虛恩可以餌巨測之懷光乎。

### 【盧杞愧其子】

盧杞在唐世爲甲族。而懷慎一派爲盛。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爲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弈。弈罵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弈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奸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任人。不以杞之惡爲異。亦附忠義傳。然則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 【唐宦官之禍】

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其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則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則兵權且歸之。是故勳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蓋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漸積之久故也。

### 【退之淮西碑失實】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後世鮮有錄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佑。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旣待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

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卽段學士所撰。亦自詳瞻明妥。隨人觀場之輩。先聘胎於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夏君憲曰。孝忠。真義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觀其對憲宗數語。詞旨剴切。特假緣推碑殺吏。陰以作將士之氣。而銷主上猜忌之心。世間何可無此人也。退之平生倔強。到此却遭毒手矣。

### 【藩鎮之弊】

李林甫欲斷節度入相之途。卒啓祿山范陽之亂。真所謂一言喪邦也。顧藩鎮之禍。綿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稱留後。曰軍中擁立。而是二者。皆自朝廷發之。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爲河西節度使。王玄志死。稗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卽授以節。此則他日軍中擁立之漸也。要而言之。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二語可盡藩鎮之弊。

### 【白樂天行藏】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隙。而文饒終未嘗深害之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故能安然於去就愛憎之際。綽有餘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非素與遊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



願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 【昌黎史禍】

昌黎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爲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迺當時諄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訾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

### 【韓昌黎晚信佛老】

韓昌黎表諫佛骨矣。潮陽一貶。至濱死不悔。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于墓志。歷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戒。晚年至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火靈庫。卒致絕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追其後也。儒者之無特操如此。

### 【李虛中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 【王叔文之冤】

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譴。以當權奸之首。至於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觀順宗卽位之初。所注措。如罷宮市。却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耆碩。革德宗大敵之政。收已渙之人心。皆叔文啓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韓泰爲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遂亟貶至碓死。而禍亦最烈。實由於此。當劉闢爲韓皋求三川。至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難爲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皋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忌。豈得爲定論耶。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惡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爲表之。

### 【八司馬伸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不知趣權利之可恥。蓋叔文欲誅宦官。強公室。正義舉也。特計出下下。爲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修書。尙循

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 【牛李有同惡】

唐文宗方出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旣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趣向不同。及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可謂有同惡矣。余按小說云。牛李如冰炭。惟嗜石則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 【柳子厚非國語報】

柳子厚平日法國語爲文章。而後也。作非國語。歷詆其疵病。不少置。陸放翁曰。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非國語之報耶。

### 【道家三尸神之謬】

道家言三尸神。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小人之妄誕。有如此者。學道之人。積功累行。以求無過。豈有僥倖蔽覆。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而乃納三尸讒言。則亦謬悖之甚矣。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獨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孰謂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

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糕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 【李德裕知所本】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爲相。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

### 【唐不立后之禍】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古今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相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 【郭汾陽後裔之賢】

唐穆宗長慶四年。宦官請郭太后曉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攷之靈。鍾於吾兄。郭氏汾陽裔也。可無愧祖武矣。視漢馬后。概廖防輩。爲何如人耶。

### 【柳公權詩意】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後蘇子瞻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

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 【鄭繁辭相】

史稱鄭繁爲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爲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事。鄙之也。按繁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爲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掩其瓌璋邁羣之器。不忍身爲亡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宦。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垳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及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選。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違信哉。

###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尙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既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

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耶。

### 【韓熙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耳。衆人固質質也。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恥爲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噫。卓矣。

###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已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 【徐鍇徵貓事非實】

南唐徐鍇與兄鉉。徵貓事至七十餘。古今貓事有限。卽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狃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頗恨其寡。卻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尙猶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

記所收輯貓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錯七十事實之也。

###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非顏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真一恨事也。

###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積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勦紫陽氏規磨之談。不知視買積還珠何如也。

### 【宋儒教之盛昉於趙普】

宋之興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藝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盛。是所謂青出於藍也。所昉者遠矣。嗚呼。以焚書坑儒之慘。而欲傳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 【燭影斧聲】

藝祖舍子立弟。互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於是乎殘忍矣。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爲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卽位於開寶九年之十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固已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 【趙普遺禍】

宋之兵孱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嫉媚之心。巧爲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敝。畏難苟安。

玩時惕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爲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淪金匱之罪。猶在此下乎。

###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老參大政。服玩漸侈。億歎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國。門下士極盛。其所器重者。種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卽明逸。冠卽蘇易簡也。

### 【種放之隱由母】

種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乎。終南處士。愧深閨老嫗多矣。

###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貓。遇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暑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吾所與游。皆子類也。東坡畫贊。敘之甚詳。考忠恕初事湘陰公贊。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士。山水木屋。不足以盡之也。

### 【晉唐不通字學】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歧。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楊升菴六書索隱序云。伏羲觀圖畫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調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二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

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忘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尙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詛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斑得啓。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蟬。似豪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藩。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馨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奏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按此段引駁甚精。足爲字學開一堂奧。

###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千古。豈真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爲之警省耶。

### 【天書之興倣遼俗】

宋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讀遼史。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不厭兵之意。遂進神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錄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羣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



之先兆也。

###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奏章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致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吏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尙有載者。

### 【梁灝謝啓之譌】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 【寇準天書由王旦】

寇萊公以朱能天書復相。議者迄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旦之本謀也。天書之事。旦不惜以其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嗚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堦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堦哉。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堦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王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

【王欽若遺善】

宋史。真宗初即位。王欽若時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寇萊公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燈。不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倚之食肆外。食訖伴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箔端物。乃元昊購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竦聞之。遽令藏掩。余謂夏虜雖狡。尙是寬政。若悉竦奸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貫懸賞猶多也。

【夏竦剖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疑一也。

【龐籍隱德】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既西羌攻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妙哉龐公。真不易得也。狄青之征僞賊。亦賴龐公爲內主。乃得成功。嗚呼。今不可得矣。國朝王晉溪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 【韓范事業】

韓魏公閱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以所樂。惡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概矣。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濂洛之學。尙未興也。豪傑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堯夫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歐文忠。張文節。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何足爲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作文正墓志銘。石曼卿墓表。皆不載麥舟事。以知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小說載雲長公秉燭達旦。使其事卽真。亦烏足以概雲長大節耶。

### 【范仲淹先見】

宋景祐寶元間。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呂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夷簡迄不從而罷。夫當國家全盛之勢。預爲徙城備敵之謀。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簡。亦豈知轉盼未百餘年。有金狄之禍乎。夫偏安南服。孰與宅天下之中也。聖人稱百世可知。略於秦誓。露一斑焉。千古以爲口實。况下此者乎。惜哉。仲淹有前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 【韓范不識奇士】

慶歷間。華州有張吳二士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遊塞上。觀山川。有經略西鄙意。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吳。來飲此樓。邇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躡。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

姓尙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謀抗朝廷。連兵者十餘年。

### 【新舊唐書優劣】

唐書五代劉昫所修也。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國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如姚崇十事。此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澀。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在五代。文名遠不逮歐。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以誇當代。不知後世耳目。其可盡誣乎。

### 【朱溫不宜入正統】

歐陽子作五代史。自謂不失春秋之意。余獨謂帝朱溫非是。夫三代以來。世有篡者。然皆不成爲國。亦不成爲君。是故窮之篡也。羿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庸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玄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修短。俱以伏誅書。溫父子相繼十六年。卽無莊宗所滅。特與羿浞莽玄相上下。當時宜直書朱友珪殺朱溫。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爲勸于天下。而乃使無將之賊。得擅帝制於千載。則是春秋反爲誨盜之書。又烏在其爲春秋也。然則繼唐統者。斷斷乎在于莊宗。應于唐之後。書後唐以別其族類。而并晉漢周。稱爲四代史。而以溫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玄在晉宋之間。庶幾統緒分明。其關於大義。不更多哉。

### 【五代史韓通無傳】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公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

### 【五代史不公】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公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

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以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 【宋時史氏顯達】

左邱廢史遷辱。班掾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祁及修。顯特甚矣。然歐公五代史。旣已統緒失當。而子京之疾靈蔽聰。何足當班馬一噓。豈文章偶有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 【曾子固詩才】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畫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昔人謂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謬矣。

### 【雷簡夫知蘇明允】

蘇明允閉戶讀書。通六經。旁及百家。下筆頃刻數千言。人無知者。知明允自簡夫始。簡夫爲雅州上韓忠獻公書曰。不獲摺版納袂。傳致蘇洵文於几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公書曰。洵天下奇才。今人欲糜珠璣玉躬。執七箸。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之。上歐陽文忠公書曰。必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爲有罪。觀此三書。則三公之知洵。實由簡夫。而簡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視三公又何如耶。傳不錄。錄其治渠築砦數事而已。尙論古人者。其可忽諸。

### 【溫公體貼人情】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

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 【溫公行己之度】

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按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賜名本此。

溫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闕典。劉恕爲通鑑外紀。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一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輿廢大事。坦然可明。

### 【綱目正秦統】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統一之日。十五年爾。杜牧夫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

### 【通鑑省文之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則生元帝。牛金既枉了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元楊紫陽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因作詩云。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因朱子綱目改正而止。

###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嘗觀曲禮云。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何。後人遂以公爲趁筆。則又陋甚矣。

### 【赤壁考】

坡公赤壁之遊。千古樂事。二賦亦千古絕調也。袁石公云。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數語洵定評也。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所謂棲鶴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惆悵作詩而歸。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泝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則真敗魏軍之地也。

赤壁賦。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破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洗盞更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 【二疎贊誤】

東坡二疎贊云。孝宣中興。以怯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疎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疎去時。三人尙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覆實無差忒乃可。

### 【坡公遠識】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爲戒。纖毫不漏。而於晉之王導。惓惓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左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 【坡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眞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生。眞且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則知坡公不過借是以文寂寞。如佛家所謂口舌上功果耳。固非溺志於此也。

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無礙於長生也。

###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 【蘇文之僞】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禮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傲做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西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海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 【蘇文賴以不廢】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關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何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體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爲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歷紀之。天之象也。



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覓物。吾人不在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逝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論草化而爲螢。光或照物。非寒火乎。

###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浣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旂。字元鈞。旂。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己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旂及旂。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敝。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 【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費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

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踊。商賈怨讟。而孝寧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事矣。又何必諉於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爲不足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而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置。蓋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於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命。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始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徒知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全未有灼見在。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諸有三分之見。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奸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

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歛以賑凶。譏廣蓄儲。其出入以懲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儉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 【畢仲游格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爲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勝馬融所作。卽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爲出。蓋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泯樸者。

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自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爲嘵嘵也。

###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率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 【王介甫冥貶】

王介甫先生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懲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仲曰。京下諸奸。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眞王。祀之配享。豈吝此片字之褒乎。况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濫竽已極。留此一綫。少存餽羊耳。

###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濟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譏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爲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不爲無當也。不然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獠獠哉。

###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儆。劾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

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斨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乎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古詩示兒云。退事當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辨。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爲解。夫不信泰伯之盱江集。而力持余朱二子之議。橫坐泰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旣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耳。

【教主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

號。吁。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祇辱胥史。豈曰榮遇美事乎。

### 【童貫爲真太師】

童貫爲太師。襲用廣南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闔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爲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爲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嗚呼。以若人而擅台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牧也。

###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甘斷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

###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黼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爲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偉甚。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 【种師道策虜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彛叔。彛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彛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奈何再出。彛叔曰。此所以必勝也。彛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庸主之不可輔也。

###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答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

九潛寵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交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及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尙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髮髯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未敢苟也。

### 【譙定易學】

涪陵譙定少學佛。後學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入。鄉北山有巖。遊訪其中。涪人名曰讀易洞。屢薦不受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在。大哉易之爲道也。用其緒餘。猶能使陽陰不能賦。六氣不能殺。而况兵刃禍難乎。文王箕子深於易者也。商辛雖暴。其若之何。此譙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吾因是而知京房郭璞。其學淺矣。

###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連接號令。五。請刪內侍官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鑿鑿多可行者。宋室之不競也。宜哉。後秦檜當國。伯可乃因緣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豔粉飾。世以比柳耆卿輩。傷哉。羅景綸恨伯之改節。余獨痛

伯可之遭時不幸。有才而不獲售也。孝宗時。有辛棄疾者。進美芹十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容思殿有徽祖御書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張和仲曰。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果有爲之主。扇頭二十八字。不賢於中興十策耶。亦何嫌於諛豔粉飾。羅景綸此論。枉卻三寸竹管子矣。

###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傅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護駕。良有足多者。故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績也。紛紛局外之議。何足憑。

###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忌徽欽北歸。勢必軋己也。按朝野遺記云。宋和宣成顯仁后（徽宗妃章氏）將還。欽宗挽其裙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誓吾目。乃升車。既歸朝。所見大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去。后



詢其報德。護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去。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遣巫覡一迎。而不終請。中間帝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於管鳩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兩年。卒爲虜奴。箭死馬足之下。哀哉。高宗忍於其親。何太甚也。

###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入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每至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常考宗澤傳。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太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算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息矣。共算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萬餘。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算岳公得兵凡二十八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紀綱而弛。巨寇蠭起。皆假團練勤王之名。屯聚草澤。鈔劫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專意招撫。山砦江海之間。豪傑影響。故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而得。此所謂先手着也。可見將得其人。雖盜賊可用。若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使爲後世扼腕也。

### 【岳飛文章】

昔晉文公之拔卻穀。孫權之謁呂蒙。蓋欲其武而能文也。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講和一表。藹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淵乎有道之言也。又嘗題詩鄱陽龍居寺。

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間氣所鍾也。

### 【秦檜爲金人作問】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

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孺孝曰。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鉅子浚。浚弟澤。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方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兵巷戰。死傷略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澤殉父死。孺孝此論。可謂辨矣。然攷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熹。其孫曰墳。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己亦自以妒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獲貨具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特減其罪。惡檜也。

###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偉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原矣。

### 【張浚忌殺曲端】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略。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彭原店。撤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旣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原店戰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參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

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鉞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諡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旣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尙饗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搥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面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尙論者。咸稱其冤。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狼復自用。委曲爲魏公庇。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殺岳飛。亦不爲過。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 張浚遺詠

張浚素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鄴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旣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儒。而以異疾死。意甚冤之。今乃得其解矣。

# 【采石之戰有先備】

虞允文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而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被虜於俄頃之間。非忠誠素蓄於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取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洲。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爲之乎。邱瓊山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所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人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虞允文自采石歸。鎮襄漢。欲因唐鄧勝勢。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卽掛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按允文采石之勝。陝西州郡盡復歸宋。既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蓋是時海陵無道。遇殺而善將如兀朮。幹離。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勢。難易倍懸。而宋之君孱臣姦。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肯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俊浚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

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

### 【趙九齡遺功】

宋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卻敵之功。殊不知九齡妙算。實陰庇之也。

###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曰。必有關雝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

###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蓋陽關禪而陰用之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餘年。安得有一句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耶。且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尙未夢見也。

### 【宋人損益經文】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尙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爲然也。

### 【綱目之誤】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今漫撫數事。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後官喝死者六十人。見八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喝之訛耳。綱目乃

直書曰。殺其後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刃與政之說。不知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從官喝死者六十人。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曲爲之說耶。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尹又爲之說曰。此立君有罪無罪之別。此

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豈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如此類甚多。姑舉其一二耳。

### 【帝在房州之謬】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於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 【朱陸異同】

晦菴之與象山。所爲學雖若不同。其在孔門。猶由賜之不同科也。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已童而習之。獨於象山。則以其嘗與晦菴有異。遂撫捨其唾餘。且目之爲禪。擯放廢斥。使若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言。其嘉惠後學之心。固何可議。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簡易精實。斬截枝蔓。使學者開卷了然。其功寧可盡誣乎。嘗聞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象山者。晦菴復其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由此觀之。晦菴亦未嘗有成心也。趙東山爲子靜像贊。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知言哉。

### 【吾儒異端】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孟子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指爲射的。夫楊墨姑不具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尙有猶龍之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仲尼焉不學。其亦奚擇於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已汨沒於名利場中。而啓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之兼愛乎。楊氏之爲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取楊墨老釋之言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

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儒。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夾雜道學】

朱子答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僞難辨。今得此鍛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僞學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道學。夾雜者多。朱子亦厭之。又豈惟宋哉。論語曰。無爲小人儒。卽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卽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不可護短匿瑕。以相標榜也。

【儒語似佛】

宋儒關佛老者。目曰虛無之教。詩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易曰。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卽論語又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爲道者。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若虛者乎。使此數言者。不出於儒書。出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語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難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意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篋。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佛典輔儒教而行】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

天畢集。比邱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邱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衆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勅比邱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邱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之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翦俗儒之故聞。裁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眉公之言。委而風。登之之言。切而著。並錄之。以勸異議者之皈依。

### 【陳同甫格言】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敍次如畫。晦翁頂門一針也。

### 【傳註相沿之誤】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校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名矣。然是時意見各出。不嫌矛盾。專以明經爲主。如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注春秋。主



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焉。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無惑乎其日趨於陋也。

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斯之謂也。故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尙然。至於後世。解者益闕。讀者益略。蠱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塗。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

### 【朱子淺於說經】

焦明侯曰。朱子解經。不爲無功。但於聖賢大旨及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復王敬所書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齋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後知孟子之禽獸楊墨。其持論過嚴。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譏。至謂不知其統。則不敢以爲然。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室。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尙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是爲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慧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隲評之工。譏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大義已乖。而微言絕。紛紛好飲食而尠廉恥。以詩書發蒙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

論也。程邵大儒。尙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尙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旨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且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殆遏驪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揚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於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威。是豈塵埃濁物。昏沈鑽故紙而已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因暇日。披覽抉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引爲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培植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闢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余之錄此。非敢爲朱子忠臣也。見吾儒之堂奧。原自淵源。而傳註世界之外。復有世界。我輩須大着眼看可也。若謂余樹好異之標。則有趙孟靜焦弱侯兩先生在。

## 【名教之累】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已。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

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事。果可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卓老此論甚快。余考憂民憂君二語。出范希文岳陽樓記。在希文言之。猶是情境相迫。程朱以後。遂據爲儒家鋪面。出不成其出。處不成其處。正諺所謂騎兩頭馬者是也。其誤學術事功不淺。故錄其說著於篇。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嬖。右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滔天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爲納明之牖。而爲激水之石。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

【韓侂胄內批之報】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於劉敞。敞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示。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能平章軍國事。遂殛殺於玉津園。王柎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主環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可畏哉。

【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邱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

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蹙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 【唐宋始祖之非】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其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陋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宋唐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不窟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申之。老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黃帝。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推所謂司令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神。建立景靈宮。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不知所謂聖神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穆之於文武成康乎。則不類更甚矣。所以徒重後人之檢點也。

### 【宋興亡相類】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熯爲元虜。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於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焜。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

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 【宋元亡徵】

德祐元年。元軍駐錢塘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汐不至。迨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波。亦奇矣。

### 【宋仁厚立國之報】

宋少帝降元。封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擎櫻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爲周王。亦遁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卽順帝也。我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獨能逃去。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錦綿未斬也。

### 【張千載高誼】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櫬。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弁櫬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而千載高誼。亦千載而下所不多見也。

### 【劉辰翁節行】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并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灑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

##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統間。有宜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雁至前。手書一詩於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朝曰。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壘。臣有帛書。復於左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嘆。

##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於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逮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略。而公獨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牋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莊著論。謂公不當仕元。觀公之卒。囑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則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而或者罪公不力勸世祖。以尼南伐之師。嗚呼。此何如舉動。而責行止於一夫之緩頰耶。亦甚冤矣。

## 【元世弊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娼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帝隅。與其君同受於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曹操。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倍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哥輩。頭會箕歛。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入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贖貨等。桓靈。然則史謂其信。

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語也。士生斯世。何不幸哉。總之夷夏倒置。已是古來未有之變。何論其他。

【中華名士恥爲元虜用】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心。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縑流者。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峯復見心諸人。俱以瓌奇。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爲行童。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歷法】

古歷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鍼。世待傳其鴛鴦譜耳。於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圓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

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歷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祕。名曰歷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歷官。亦樂家一啞鍾耳。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歷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公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歷家自謂其得數矣。而歷家相傳之數。如歷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語言文字也。活數則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歷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元人修史之陋】

史始於尙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尙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篇自一人。春秋

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史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責惟其名。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於是乎不復有史矣。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 【御製尙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部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特命禮部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尙書專以蔡沈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己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風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隙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隙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皇皇聖訓。不獨高光却步。卽唐文皇視此。退舍遠矣。

### 【聖主待滁陽王之厚】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候時。及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狗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甚厚。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 【金陵形勢】

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奉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



以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壩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劉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模規於未勝之前。而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舜臣此論精矣。今國家定都燕薊。勢若金甌。然而密邇虜人。咫尺胡馬。蕭牆床第。不無可虞。當有道全勝虜。則頤指氣使。如驅犬羊。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要使南北並重。保障固而咽喉常通。則今日之根本事也。

###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廐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據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不欲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祕器。眷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異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 【李善長之誣】

李善長之功。不敢望鄼侯百一。至以胡惟庸株累。不良於死。則近不情。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尙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已極。富貴無所復加。而謂其欲佐胡惟庸。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封侯而已矣。尙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

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何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黨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忍爲此也。疏奏上。亦不罪。噫。國用此疏誠辨矣。善長之罪。不在於佐逆。而病在不善自處。漢祖大封功臣之日。蕭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善長何人。假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或者福過災生。理固應爾。

### 【郭英遺功】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與兄弟侍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不載。而英亦不甚居功。特爲表出之。

### 【聖祖優容解縉】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橫真。弘遠矣。

###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上謂尙書開濟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濟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使國朝能盡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真才之不得耶。

###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同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蹇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搗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伏臣第中。皆伏甲。因亟

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 【齊黃誤國】

革之除變。雖建文柔暗。而秉國諸臣齊黃輩。處置失策。遂至如此。然一時長慮碩畫。如高巍輩。固不少也。巍之言曰。國朝分封。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今各處親王。驕逸不法。誠爲難處。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噫。巍之言當矣。不此之務。而急以慘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致令周府坐廢。湘府自焚。何哉。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勢必有變。乃文皇舉兵兩月。朝廷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無獲。九原有靈。不知齊黃輩如何自解免也。

### 【楊本將才】

本初爲太學生。精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一軍不見。本曰。此水遁也。靖難師起。本從李景隆將。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約日出戰。景隆竟擁兵不爲後繼。本上疏劾景隆等。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懲。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旣孤軍獨出。遂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嗚呼。使景隆不忌本。則靖難之師。何由卒成。又使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其建功立業。寧又可限量耶。

## 【宋參軍奇謀】

遜國名臣。莫如鐵公鉉。方鉉布政山東。靖難師圍濟南甚急。絃率諸軍。悉力防禦。令軍民能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乃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腰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欲固守濟南。以牽制北兵。不從。竟致敗事。惜哉。

## 【革除死難之多】

自古國家易姓。莫甚於宋元。蓋以夷易華也。然考之傳紀。一時死義之臣。如文信國。謝疊山。張陸。數公之外。指不多屈。我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姪相代。乃當時死難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者。異哉。此亘古所無也。南京故老。言建文乙卯庚辰間。法網疎闊。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尙義者多。其所漸靡者。然也。李卓吾曰。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靖難師起。固天之所與。乃一時事勢相激使然。齊黃諸臣。不得無罪也。暨成祖卽位。雖天威赫赫。而方鐵諸公。忿激謾罵。不無推波助瀾。然食君之祿。自盡其心。在方鐵輩。死固其分。卽成祖亦何嘗有竟日之雷霆哉。最可恨者。都御史陳瑛。以謫抱怨。遂厚遜國諸臣之毒。窮治黨與。多坐夷滅。千載而下。瑛之罪。其可勝誅哉。

## 【方孝孺有後】

方孝孺之被族也。尙書魏公澤。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

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孫故居。爲詩悲悼。有云。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至今讀之。猶覺酸鼻。

###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名臣久任。惟蹇義秉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福尙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文南者。十九年。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撫南。二十二年。文經武緯。各盡其長。

章程故在。乃今又弗然矣。

### 【國朝相業】

國朝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愾。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機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邱。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倖。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懼。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違矯直。亦運數然與。

### 【西陽薦賢】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然亦不拘其類。如都御史英訥。其初黑窰匠也。以一文。五經博士。陳嗣初。以其初教學儒生也。以一詩。又嘗見崐山屈昉。送行詩。一日。崐山令羅永年。以事上京。文貞問崐山有屈昉。令茫然。慚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李卓吾尙以不汲汲蓄養人才。爲公詬病。蓋指當時李賢王翱商輅彭時也。然云汲汲者。固自有在。此蓋卓老深意。嗚呼。視今之竊祿蔽賢。媚嫉以惡之。了不知有求才爲國爲何事者。又何如也。

###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於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尙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

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真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夫政柄在人。主信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苑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倖門。有文華門仁智殿。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易若仍舊之爲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詞諷諫。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耶。

### 【項襄毅受誣】

成化時。滿四之畔。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忠。不請濟師。單騎降賊。愛將楊虎狸。既已離其腹心。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竟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議者猶指公安殺于天和。交章論奏。可謂有天理人心乎。馬援薏苡之謗。鄧艾檻車之徵。千古有同慨矣。

### 【王威寧御士】

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調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賜汝。自是千古所至。輒無効死力。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

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按越舉進士。對策大庭。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且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史郡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然終越之世。凡再起而竟不得復爵。亦冤矣。

### 【王靖遠武略】

國朝禦武之臣。王靖遠驥其傑出也。王弇州謂靖遠才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旣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封侯也。說者又謂驥不當依附王振以立功名。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授力者以自見。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足鏡天之報善矣。

### 【王振老僕】

薛文清爲中貴王振同鄉。振因欲起用之。後以不肯附振。振遂恨之。因他事。中以危法。當刑。門人皆奔走哭。文清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遂得釋。

###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郕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南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欽等參焉。凡兵皆出營外。毋令避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驚。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

超當謹。謙惜其材勇。請郝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奏。較之昔賢登壇草廬數語。孰優劣也。頃之劣旗薄都城。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款虜之說。進。公抗言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常太上之迎復。謙實有力焉。而議者以公不謙易太子爲疑。夫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 【楊善迎鑾之功】

景泰時。太上皇在漠北。楊善以單騎迎鑾回京。厥功偉矣。李卓吾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奇詭與。則南宮不鋼。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 【龔遂榮定迎鑾之禮】

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會有投匿名帖者。吏部尙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胡公濬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旣而支吾不果聞。林公聰卽疏言。王直胡濬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按之。高云得之小隸。隸云得之道路。方逮繫。間有千戶龔遂榮者。遂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禮當從厚。上卽從之。當時迎鑾大禮。定於千夫長之片紙。若龔遂榮之與楊善。可稱兩奇矣。

### 【達官朵耳】

于公之被戮也。徐有良石亭實有力焉。時曹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恚撲之。明日復酌。痛如故。竟與都省陳達收其尸瘞之。夫憐才好德之念。不在朝



臣而在小卒。下石彎弓之智。不自夷虜。而自卿相。信人生品格有定也。奇哉朵耳。視昔之哭彭越尸者。當勝百籌。而在小卒。下石彎弓之智。不自夷虜。而自卿相。信人生品格有定也。奇哉朵耳。視昔之哭彭越尸者。當勝百籌。

### 【倭漆匠】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權傾中外。好陷害人。同時袁指揮彬。隨英廟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己。乃捃摭彬私事以聞。欲致於死。上下達問。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楊暄者。智謀之士也。爲彬訴不平。奏達違條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所作。教暄投進。暄實不知。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前。方引暄至。達向賢言前事。賢驚訝。暄即大言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達無詞。押官與大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死。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方達之氣。燄薰灼。舉朝莫敢正言。而暄以一藝人。委轉其術。去達如縛雞。然妙矣哉。又何貴於講學問。明道理。而以嫉邪去惡。爲君子也。

### 【劉忠宣事業】

本朝得君之專。莫如孝宗之於劉公大夏。茂績不可殫述。略疏其概。如治河之功。重經費也。治邊餉之政。市法也。裁抑太監苗達之延綏功也。匿西洋王三保之故牘也。處置壯浪土帥魯麟之就閑也。革御馬光祿之浮費也。李東陽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八字得公之神矣。惜造膝之語。少有傳者。令人追密勿都俞之風。惘惘神遊耳。

###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逆瑾專權。李文正在相位。與之周旋。蹤跡頗密。以此最爲士論所薄。然文正當時。隨緣相機。多所匡救。多所保全。如枷號文臣崔璿等。御道上遺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詰問。諸司官二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文正皆有疏力救保全。時瑾毒斂方烈。若挺身與抗。徒禍身家。無益國事。毛髮委蛇巽婉。於中調停裨益不淺。即狄仁傑之于武氏。溫嶠之于王敦。事亦如此。當時王文恪與文正同在政府。有郤。頗極攻詆。殊非大臣休休之度。

### 【康海負屈】

康海爲救李夢陽。與瑾周旋。遂挂清議。廢棄終身。居家時。頗以辭賦聲伎。遊乎酒人。一當塗。擲之幾死。康君意氣磊落。九原可作。願爲執鞭。先是瑾以才名慕海。數謁之。不與見。祇以急人於難。濡迹瑾門。後人不察所由來。橫加訕詆。令義士負屈。良爲扼腕。

夏君憲曰。海旣廢置。游酒人間。何緣而與貴人之弟遇。又親爲彈琵琶侑觴。何意乎。難乎免於乞憐之疑矣。若謂其放浪形骸。等貴介於酒人。則呼牛呼馬一任之。總不識也。而舉琵琶擲之。不已甚乎。意其中。猶津津乎有未忘者。則吾不敢知。

### 【錦衣衛之橫】

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拏。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剛氣由此折盡。或又暮脫污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將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慨之士也。

###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已而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楊公廷和。密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噫。此何等功耶。昔韓魏公以空頭勅安置。任守忠。談者迄今偉之。公之視此。其難不啻十倍。而公之處此。其功不當百倍於昔耶。而或者議公賣友取容。夫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張桂而非公。不知公只是未脫見聞窺白耳。若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目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公子慎。以正德辛未及第第一。亦以議禮不合。謫戍滇中。以死。余蓋嘗評論之。升菴傅洽

似張茂先。詩文似廬陵。眉山兩先生。坎壈過漢之賈長沙。而經術悟解。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菴而當代之人物。可與性哲爭衡矣。矮人觀場。徒謂先生爲博學人。而一二崛強之老。又且掇拾其後。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爲先生重輕耶。

### 【陽明爲理學中興】

自朱元晦真希元諸公。以名世儒宗。無裨於宋之削弱。於是談者疑儒者爲有體無用。而誠心正意之學。果不足以平天下。自近代僞儒雜出。聲價高而品行日下。於是舉世疑道學爲賣平天冠。而講習之門。遂爲藏拙之奧。蓋自陽明先生出道德事功。卓然振耀海內。而元晦諸公。藉以吐氣。始知儒者之有益於人國也。乃忌者顧轉而疑先生良知之學。蓋先生功名昭揭。無可指摘。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於是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余考先生集。先生之封爵祀典。俱以徐華亭相之力。則華亭亦具眼者。屠赤水極力詆其奸。將毋妬婦之口與。

### 【國朝三大功臣】

李卓吾曰。古之立大功者誠多。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卽擒反者。此唯陽明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卽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宴然。三邊宴然。大同城不能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於少保之勳。千載所不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廝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

### 【王晉溪識陽明】

李卓吾曰。識者謂王瓊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王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

用之。何也。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 【盜賊有同惡】

馬端肅公文升之賢。過寇萊公十倍。而焦芳之奸。亦奚啻如丁謂。聖朝寬大使芳得優矣。故士可謂天幸。識者不無漏網之嫌。及嘉靖初。大盜趙鐸亂河南。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逃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輩若人者而屠戮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可見人心不死。卽盜賊尙有同惡也。

### 【梁文康卻秦藩請邊】

梁文康公儲。相業旣奇。而人品亦高。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苦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制曰。昔太祖高皇帝着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肅皇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之。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尙書完公。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齊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入。親署銜。落筆跡。故不得而誣也。

### 【永陵議禮是非】

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可無疑。廷和上畏。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親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

尙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痛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 【林邱山史筆之量】

汝陽林特立。在館時。閱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肅廟等二事未決。衆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申中。或云內閣。誅賊兵。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核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矧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利一廷和哉。幸執事裁擇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公以白之總裁。鵝湖費公可之。書進。天子由是乃傾心任宰輔。而宦寺之權輕矣。前輩猶重史如此。今信耳。信口。信手。信胸臆。尙安復有信史哉。

###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辨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修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己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後亦謫延平同知。

### 【我朝勝前代二十一事】

謝鐸云。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撫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俺。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

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妓。今袂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陳眉公曰。更有十事。前代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二也。閣臣部侍之長。與邊服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卽官坊寮案。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直省有減刑。非大古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廕子入監。紈袴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卜歷。尙可量哉。

### 【國朝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夙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顧議樂亦復不易。必如師曠。伶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

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劾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乎。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鐘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卽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 【古今改元之誤】

國家以改元爲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複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用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僞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其所當避者。又不止重複一節而已也。不可像諡法。如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又不可犯古陵名。如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襲夷狄官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入門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者。最宜博洽之士。若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隆慶係金虜宮名。當時廷臣。無一人記憶。何也。

宋太祖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哉。又當詳稽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者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審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爲宇文亡日是也。亦當避忌國號。如唐僖宗改元廣明。而當時以爲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爲黃巢所篡是也。大率離合之讖。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議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二月而乘輿反正於江陵。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改元天正。說者謂二人一年止。齊後主緯。改元龍化。以爲降死。隋煬帝改元大業。以爲大苦。末齊顯祖。改元天保。謂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宣和。謂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爲帝。欽宗靖康。謂立十二月。果周歲而止。又正爲一止。前代如魏邵陵公之正始。金虜亮之正隆。梁陵賀王之正平。魏高貴卿公之正元。渤海王嵩隣之正歷。雷進之正法。皆非吉徵。本朝正統。有北狩之變。正德盜竊滿天下。亦失考之故也。他若炎興應。司馬氏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謠。大足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字乃二日。而李泌議之。成字負戈。美者犬羊。亨爲子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屯。而孝宗更之。雖國家隆替。有數存乎其間。而建元議號。則不可不詳審也。

### 【待宗藩之法】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萬歷二十二年。上屬籍者。已十六萬人。今又二十年。其生齒尙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高祖驅胡羶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亦相同乎。然而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象。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底止。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而當事者。未聞所以處置之何也。古者天子七廟。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余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宋亦然。今宗室宜以親

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與異姓均。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此亦目前救弊之術。萬不可已者。近日行人劉公宗周。有定宗藩一疏。中間經制甚可觀。

### 【理財急務】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晏管何也。戰國時。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爭唾罵之。而諸葛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人豪。乃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愈下。信然矣。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此數子者。非世所稱以其法亂天下者乎。乃後爭用其法不寘。我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今司農所日夜講求。百執司所昕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緡錢酒酤。間架保馬保甲免役。諸敝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之。未必非今日匡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輩也。

### 【天生人才爲世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事固能辦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世無乏才之世。以通天達地之精神。而輔之以拔十得五之法眼。其庶幾乎。



千  
百  
年  
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4567B

一  
四  
八



